

其明年，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，擊胡之樓煩、白羊王於河南，得胡首虜數千，牛羊百餘萬。於是漢遂取河南地，築朔方，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，因河爲固。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。——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。

伊稚斜

其後，冬，匈奴軍臣單于死，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，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。於單亡降漢，漢封於單爲涉安侯，數月而死。

伊稚斜單于旣立，其夏，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，及略千餘人。其秋，匈奴又入鴈門，殺略千餘人。

其明年，匈奴又復入代郡、定襄、上郡各三萬騎，殺略數千人。

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，數爲寇盜邊。及入河南，侵擾朔方，殺略吏民甚衆。

其明年春，漢以衛青爲大將軍，將六將軍，十餘萬人，出朔方、高闕擊胡。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，飲酒醉，漢兵出塞六七百里，夜圍右賢王。右賢王大驚，脫身逃走，諸精騎往往隨後去。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，裨小王十餘人。

其秋，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，略千餘人。

其明年春，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，兵十餘萬騎，乃再出定襄數百里，擊匈奴，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，而漢亦亡兩將軍，軍三千餘騎。右將軍建得以身脫；而前將軍翕侯趙信，兵不利，降匈奴。——趙信者，故胡小王，降漢，漢封爲翕侯，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，獨遇單于兵，故盡沒。——單于旣得翕侯，以爲自次王，用其姊妻之，與謀漢。信教單于益北絕幕，以誘罷漢兵，徼極而取之，無近塞。單于從其計。

其明年，胡騎萬人入上谷，殺數百人。

其明年春，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，過焉支山千餘里，擊匈奴，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，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。其夏，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，北地二千里，擊匈奴。過居延，攻祁連山，得胡首虜三萬餘人，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。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、鴈門，殺略數百人。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，擊匈奴右賢王。右賢王圍李將軍，卒可四千人，且盡，殺虜亦過當。會博望侯軍救至，李將軍得脫。漢失亡數千人。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，及與博望侯皆當死，贖爲庶人。

其秋，單于怒渾耶王、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，欲召誅之。渾耶王與休屠

王恐，謀降漢，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。渾耶王殺休屠王，并將其衆，降漢。凡四萬餘人，號十萬。於是漢已得渾邪王，則隴西、北地、河西益少胡寇，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、新秦中以實之，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。

其明年，匈奴入右北平，定襄各數萬騎，殺略千餘人而去。

其明年春，漢謀曰：『翁侯信爲單于計，居幕北，以爲漢兵不能至。』乃粟馬發十萬騎，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，糧重不與焉。令大將軍青、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，大將軍出定襄，驃騎將軍出代，咸約絕幕擊匈奴。匈奴單于聞之，遠其輜重，以精兵待於幕北。與漢大將軍接戰，一日會暮，大風起，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。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，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。漢兵夜追不得，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，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。

單于之遁走，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。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，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，乃自立爲單于。真單于復得其衆，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，復爲右谷蠡王。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，與左賢王接戰，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，左賢王將皆遁走。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。

是後匈奴遠遁，而幕南無王庭。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，往往通渠置田，官吏卒五六萬人，稍蠶食，地接匈奴以北。

初，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，所殺虜八九萬；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，漢馬死者十餘萬。

匈奴雖病，遠去，而漢亦馬少，無以復往。匈奴用趙信之計，遣使於漢，好辭請和親。天子下其議，或言和親，或言遂臣之。丞相長史任敞曰：『匈奴新破，困，宜可使爲外臣，朝請於邊。』漢使任敞於單于，單于聞敞計，大怒，留之不遣。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，單于亦輒留漢使，相當。漢方復收士馬，會驃騎將軍去病死，於是漢久不北擊胡。

烏維

數歲，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，子烏維立爲單于。——是歲漢元鼎三年也。

烏維單于立，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。

其後，漢方南誅兩越，不擊匈奴，匈奴亦不侵入邊。

烏維單于立三年，漢已滅南越，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，不見匈奴一人。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，出令居數千里，至匈奴河水而還，

亦不見匈奴一人。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，勒兵十八萬騎，以見武節，而使郭吉風告單于。郭吉既至匈奴，匈奴主客問所使，郭吉禮卑言好，曰：『吾見單于而口言。』單于見吉，吉曰：『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。今單于能，即前與漢戰，天子自將兵待邊；單于即不能，即南面而臣於漢，何徒遠走，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，毋爲也。』語卒，而單于大怒，立斬主客見者，而留郭吉不歸，遷之北海上。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，休養息士馬，習射獵，數使使於漢，好辭甘言，求請和親。漢使王烏等窺匈奴。匈奴法：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，不得入穹廬。王烏北地人，習胡俗，去其節，黥面，得入穹廬。單于愛之，詳許甘言，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，以求和親。漢使楊信於匈奴。是時漢東拔穢貉、朝鮮以爲郡；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。漢又西通月氏、大夏；又以公主妻烏孫王，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；又北益廣田至眩廬爲塞；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。

是歲，翁侯信死。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，可臣從也。楊信爲人剛直，屈彊，素非貴臣，單于不親；單于欲召入，不肯去節，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。楊信既見單于，說曰：『即欲和親，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。』單于曰：『非故約，故約，漢常遣公主，給繒絮、食物有品以和親，而匈奴亦不擾邊。今乃欲反古，令吾太子爲質，無幾矣。』匈奴俗：見漢使非中

貴人，其儒先以為欲說，折其辯；其少年以為欲刺，折其氣。每漢使入匈奴，匈奴輒報償。漢留匈奴使，匈奴亦留漢使，必得當乃肯止。

楊信既歸，漢使王烏，而單于復譖以甘言，欲多得漢財物，給謂王烏曰：『吾欲入漢見天子，面相約為兄弟。』王烏歸報漢，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。匈奴曰：『非得漢貴人使，吾不與誠語。』匈奴使其貴人至漢，病，漢予藥，欲愈之，不幸而死。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，往使，因送其喪，厚葬，直數千金，曰：『此漢貴人也。』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，乃留路充國不歸。諸所言者，單于特空給王烏，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。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。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，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，備胡。

烏師廬

路充國留匈奴三歲，單于死。——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。——子烏師廬立為單于。年少，號為『兒單于。』——是歲元封六年也。自此之後，單于益西北，左方兵直雲中；右方直酒泉、燉煌郡。

兒單于立，漢使兩使者：一弔單于；一弔右賢王；欲以乖其國。使者入匈奴，匈奴悉將致單于，單于怒而盡留漢使。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；而匈奴使來，漢亦輒留相當。

是歲，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，而令因杆將軍敖築受降城。

其冬，匈奴大雨雪，畜多飢寒死。兒單于年少，好殺伐，國人多不安。左大都尉欲殺

單于，使人間告漢曰：『我欲殺單于降漢，漢遠，即兵來迎我，我即發。』——初，漢聞此言，故築受降城，猶以爲遠。

其明年春，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，期至浚稽山而還。

浞野侯既至期而還，左大都尉欲發而覺，單于誅之，發左方兵擊浞野。浞野侯行捕首虜

數千人。還，未至受降城四百里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。浞野侯夜自出求水，匈奴間捕生

得浞野侯，因急擊其軍。軍中郭縱爲護，維王爲渠，相與謀曰：『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

之，莫相勸歸。』軍遂沒於匈奴。匈奴兒單于大喜，遂遣奇兵攻受降城。不能下，乃寇

入邊而去。

响黎湖

其明年，單于欲自攻受降城，未至，病死。——兒單于立三歲而死。——子年少，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黎湖爲單于。——是歲太初三年也。

响黎湖單于立，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，遠者千餘里，築城鄣列亭至廬胸；

而使游擊將軍韓說、長平侯衛伉屯其旁，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。

其秋，匈奴大入定襄、雲中，殺略數千人，敗數二千石而去，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，又使右賢王入酒泉、張掖，略數千人。會任文擊救，盡復失所得而去。是歲，貳師將軍破大宛，斬其王而還。匈奴欲遮之，不能至。

其冬，欲攻受降城，會單于病死。——响犁湖單于立一歲，死。——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。

且鞮侯

漢既誅大宛，威震外國。天子意欲遂困胡，乃下詔曰：『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，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，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，春秋大之。』——是歲太初四年也。

且鞮侯單于既立，盡歸漢使之不降者。路充國等得歸。單于初立，恐漢襲之，乃自謂：我兒子，安敢望漢天子。漢天子，我丈人行也。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，單于益驕，禮甚倨，非漢所望也。

其明年，泥野侯破奴得亡歸漢。

其明年，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，擊右賢王於天山，得胡首虜萬餘級而

還。匈奴大圍貳師將軍，幾不脫。漢兵物故什六七。漢復使因杆將軍放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，毋所得。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，出居延北千餘里，與單于會合戰，陵所殺傷萬餘人，兵及食盡，欲解歸，匈奴圍陵，陵降匈奴，其兵遂沒，得還者四百人。單于乃貴陵，以其女妻之。

後二歲，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，步兵十萬，出朔方；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，與貳師會；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；因杆將軍敖將萬騎，步兵三萬人，出鴈門。匈奴聞，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，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，與貳師將軍接戰。貳師乃解而引歸，與單于連戰十餘日。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，因并衆降匈奴，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。游擊說無所得；因杆敖與左賢王戰，不利，引歸。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，不得言功多少，功不得御。有詔捕太醫令隨但，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，使廣利得降匈奴。

太史公曰：孔氏著春秋，隱桓之間則章，至定哀之際則微，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，忌諱之辭也。世俗之言匈奴者，患其微一時之權，而務譎納其說，以便偏指，不參彼己，將率席中國廣大，氣奮，人主因以決策，是以建功不深。堯雖賢，興事業不成，得禹而九州寧。

且欲興聖統，唯在擇任將相哉！唯在擇任將相哉！

匈奴列傳

(史記一一〇，列傳五〇)

二六

冊三，頁五三六

衛將軍驃騎列傳

——史記一一一，列傳五一——

衛青

大將軍衛青者，平陽人也。其父鄭季，爲吏，給事平陽侯家，與侯妾衛媼通，生青。青同母兄衛長子，而姊衛子夫，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，故冒姓爲衛氏，字仲卿。長子更字長君。長君母號爲衛媼。媼長女衛孺，次女少兒，次女卽子夫。後子夫男弟步、廣皆冒衛氏。

青爲侯家人，少時歸其父，其父使牧羊。先母之子皆奴畜之，不以爲兄弟數。

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，有一鉗徒相青曰：『貴人也！』官至封侯。青笑曰：『人奴之生，得毋笞罵即足矣，安得封侯事乎？』青壯爲侯家騎，從平陽主。

建元二年春，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。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，無子，妬。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，有身，妬之，乃使人捕青。青時給事建章，未知名。大長公主執囚青，欲殺之。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，以故不死。上聞，乃召青爲建章監，侍中。及

夫為太中大

為車騎將軍擊匈奴

同母昆弟貴，賞賜數日間累千金。孺為太僕公孫賀妻。少兒故與陳掌通，上召貴掌。公孫敖由此益貴。子夫為夫人，青為太中大夫。

元光五年，青為車騎將軍，擊匈奴，出上谷；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，出雲中；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，出代郡；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，出鴈門；軍各萬騎。青至龍城，斬首虜數百。騎將軍敖亡七千騎；衛尉李廣為虜所得，得脫歸，皆當斬，贖為庶人。賀亦無功。

元朔元年春，衛夫人有男，立為皇后。

其秋，青為車騎將軍，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，斬首虜數千人。

明年，匈奴入殺遼西太守，虜略漁陽二千餘人，敗韓將軍軍。漢令將軍李息擊之，出

代；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，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，捕首虜數千，畜數十萬，走白

羊、樓煩王。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，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。青校尉蘇建有功，以

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，使建築朔方城。青校尉張次公有功，封為岸頭侯。天子曰：「

匈奴逆天理，亂人倫，暴長虐老，以盜竊為務，行詐諸蠻夷，造謀籍兵，數為邊害，故興師遣將，

以征厥罪。詩不云乎，「薄伐玁狁，至于太原。」出車彭彭，城彼朔方。」今車騎將軍青

封長平侯

度西河至高關，獲首虜二千三百級，車輜畜產畢收為鹵；已封為列侯，遂西定河南地，按榆谿舊塞，絕梓領，梁北河，討蒲泥，破符離，斬輕銳之卒，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。執訊獲醜，驅馬、牛、羊百有餘萬，全甲兵而還。益封青三千戶。」

其明年，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，入略鴈門千餘人。

其明年，匈奴大入代，定襄、上郡，殺略漢數千人。

再擊匈奴

為大將軍
封青三子

其明年，——元朔之五年，——春，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，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，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，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，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，皆領屬車騎將軍，俱出朔方；大行李息，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，出右北平；咸擊匈奴。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，以為漢兵不能至此，飲醉，漢兵夜至，圍右賢王，右賢王驚，夜逃，獨與其愛妾一人，壯騎數百，馳潰圍北去。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，不及，得右賢裨王十餘人，眾男女萬五千餘人，畜數千百萬，於是引兵而還。至塞，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，即軍中拜車騎將軍，青為大將軍，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。大將軍立號而歸。天子曰：『大將軍青躬率戎士，師大捷，獲匈奴王十有餘人，益封青六千戶。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，青子不疑為陰

安侯；青子登爲發干侯。』青臣謝曰：『臣幸得待罪行間，賴陛下神靈，軍大捷，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。陛下幸已益封臣青；臣青子在疆保中，未有勤勞，上幸列地封爲三侯，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。』仇等三人何敢受封！』天子曰：『我非忘諸校尉功也，今固且圖之。』乃詔御史曰：『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，常護軍傅校獲王，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。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遼渾，至匈奴右賢王庭，爲麾下搏戰獲王，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領侯。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，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甯侯。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，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。校尉李朔，校尉趙不虞，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，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；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；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。將軍李沮、李息及校尉豆如意，有功，賜爵關內侯，食邑各三百戶。』

其秋，匈奴入代，殺都尉朱英。

其明年春，大將軍青出定襄，合騎侯敖爲中將軍，太僕賀爲左將軍，翁侯趙信爲前將軍，衛尉蘇建爲右將軍，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，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，咸屬大將軍，斬首

再擊匈奴

數千級而還。月餘，悉復出定襄擊匈奴，斬首虜萬餘人。右將軍建、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，獨逢單于兵，與戰一日餘，漢兵且盡；前將軍故胡人，降為翁侯，見急，匈奴誘之，遂將其餘騎可八百，犇降單于；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，獨以身得亡去，自歸大將軍。大將軍問其罪，正閔、長史安、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？霸曰：『自大將軍出，未嘗斬裨將，今建棄軍，可斬以明將軍之威。』閔、安曰：『不然。兵法：『小敵之堅，大敵之禽也。』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，力戰一日餘，士盡，不敢有二心，自歸；自歸而斬之，是示後無反意也。不當斬。』大將軍曰：『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，不患無威，而霸說我以明威，甚失臣意。且使臣職雖當斬將，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，而具歸天子，天子自裁之。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，不亦可乎？』軍吏皆曰：『善。』遂囚建詣行在所。入塞罷兵。

霍去病
尉
為剽姚校尉

是歲也，大將軍姊子霍去病，年十八，幸為天子侍中。善騎射，再從大將軍，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。與輕勇騎八百，直棄大軍數百里，赴利，斬捕首虜過當。於是天子曰：『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，及相國、當戶，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，生捕季父羅

封冠軍侯

姑比，再冠軍。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。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，捕斬首虜二千餘人，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。是歲，失兩將軍軍，亡翁侯，軍功不多，故大將軍不益封。右將軍建至，天子不誅，赦其罪，贖爲庶人。

大將軍既還，賜千金。——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。——甯乘說大將軍曰：『將軍所以功未甚多，身食萬戶，三子皆爲侯者，徒以皇后故也。今王夫人幸，而宗族未富貴，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。』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。天子聞之，問大將軍，大將軍以實言，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。張騫從大將軍，以嘗使大夏，留匈奴中久，導軍，知善水草處，軍得以無飢渴，因前使絕國功，封騫博望侯。

爲驃騎將軍

擊匈奴

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，元狩二年，春，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，將萬騎出隴西有功。天子曰：『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遼濮，涉狐奴，歷五王國，輜重人衆，懾懼者弗取，冀獲單于子。轉戰六日，過焉支山千有餘里。合短兵，殺折蘭王，斬盧胡王，誅全甲，執渾邪王子，及相國、都尉，首虜八千餘級，收休屠祭天金人。益封去病二千戶。』其夏，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，異道；博望侯張騫、郎中令李廣，俱出右北平，異

道皆擊匈奴。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，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。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，郎中令與戰二日，死者過半，所殺亦過當。博望侯至，匈奴兵引去。博望侯坐行留，當斬，贖爲庶人。而驃騎將軍出北地，已遂深入，與合騎侯失道，不相得。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，捕首虜甚多。天子曰：「驃騎將軍踰居延，遂過小月氏，攻祁連山，得酋涂王，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，斬首虜三萬二百級，獲五王、五王母、單于闕氏、王子五十九人，相國將軍當戶、都尉六十三人，師大率減什三。」益封去病五千戶。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。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，捕稽且王，千騎將，得王、王母各一人，王子以下四十一人，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，前行捕虜千四百人。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。校尉句王高不識，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，王子以下十一人，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。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。校尉僕多有功，封爲輝渠侯。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，當斬，贖爲庶人。』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，驃騎所將常選，然亦敢深入，常與壯騎先。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，未嘗困絕也。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。由此驃騎日以親貴，比大將軍。

納降匈奴
渾邪王

衛將軍驃騎列傳

(史記一一一，列傳五一)

八

其秋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，數爲漢所破，亡數萬人，——以驃騎之兵也。——單于怒，欲召誅渾邪王。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，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，令報天子要邊。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，得渾邪王使，卽馳傳以聞。天子聞之，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，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。驃騎旣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，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，頗遁去。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，斬其欲亡者八千人，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，盡將其衆渡河，降者數萬，號稱十萬。旣至長安，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。封渾邪王萬戶，爲漯陰侯。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，鷹庇爲煇渠侯，禽梨爲河綦侯，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。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，曰：『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，率以軍糧接食，并將控弦萬有餘人，誅獍驛，獲首虜八千餘級，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，戰士不離傷，十萬之衆，咸懷集服，仍與之勞，爰及河塞，庶幾無患，幸旣永綏矣。』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。減隴西、北地、上郡戍卒之半，以寬天下之繇。』

居頃之，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，而皆在河南，因其故俗爲屬國。其明年，匈奴入右北平、定襄，殺略漢千餘人。

其明年，天子與諸將議曰：『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，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，今大發士卒，其勢必得所欲。』——是歲元狩四年也。

青去病合
兵擊匈奴

元狩四年春，上令大將軍青、驃騎將軍去病，將各五萬騎，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，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。驃騎始爲出定襄，當單于。捕虜言單于東，乃更令驃騎出代郡，令大將軍出定襄。郎中令爲前將軍，太僕爲左將軍，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，平陽侯襄爲後將軍，皆屬大將軍。兵卽度幕，人馬凡五萬騎，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。

趙信爲單于謀曰：『漢兵旣度幕，人馬罷，匈奴可坐收虜耳。』乃悉遠北其輜重，皆以精兵待幕北，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，見單于兵陳而待，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，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；匈奴亦縱可萬騎。會日且入，大風起，砂礫擊面，兩軍不相見，漢益縱左、右翼繞單于。單于視漢兵多，而士馬尙彊戰，而匈奴不利，薄暮，單于遂乘六羸，壯騎可數百，直冒漢圍，西北馳去。時已昏，漢、匈奴相紛拏，殺傷大當。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，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，大將軍軍因隨其後。匈奴兵亦散走。遲明，行二百餘里，不得單于，頗捕斬首虜萬餘級，遂至寘顏山，趙信城，得匈奴積粟，食軍。軍留一

日而還，悉燒其城餘粟以歸。

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，而前將軍廣、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，或失道，後擊單于；大將軍引還，過幕南，乃得前將軍、右將軍。大將軍欲使使歸報，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，廣自殺。右將軍至，下吏贖爲庶人。大將軍軍入塞。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。

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，右谷蠡王聞之，自立爲單于；單于後得其衆，右王乃去單于之號。

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，車重與大將軍軍等，而無裨將。悉以李敢等爲大校，當裨將，出代右北平千餘里，直左方兵，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。

去病益封

軍既還，天子曰：「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鞬粥之士，約輕齎，絕大幕，涉獲章渠，以誅比車者，轉擊左大將，斬獲旗鼓，歷涉離侯，濟弓闕，獲屯頭王、韓王等三人，將軍相國、當戶、都尉八十三人；封狼居胥山，禪於姑衍，登臨翰海，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，師率減什三，取食於敵，連行殊遠而糧不絕，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。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，會與城，不失期，從至橐余山，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，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。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，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。故歸義因淳王

復陸支，樓專王伊卽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，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；以千八百戶封伊卽軒爲衆利侯。從驃侯破奴，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，益封各三百戶。校尉敢得旗鼓，爲關內侯，食邑二百戶；校尉自爲爵大庶長。』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。而大將軍不得益封，軍吏卒皆無封侯者。

青去病皆爲大司馬

兩軍之出塞，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，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，乃益置大司馬位；大將軍、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。定令，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。

自是之後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，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，輒得官爵；唯任安不肯。

去病之爲人

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，有氣敢任。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，對曰：『顧方略何如耳，不至學古兵法。』天子爲治第，令驃騎視之，對曰：『匈奴未滅，無以家爲也。』由此上益重愛之。然少而侍中，貴，不省士。其從軍，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；既還，重車餘棄梁肉，而士有飢者。其在塞外，卒乏糧，或不能自振，而驃騎尙穿域蹋鞠。事多此類。

青之爲人

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，以利柔自媚於上，然天下未有稱也。

霍嬭

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，元狩六年而卒。天子悼之。發屬國玄甲軍，陳自長安至茂陵，爲冢像祁連山。謚之并武與廣地，曰景桓侯。

子嬭代侯。嬭少，字子侯，上愛之，幸其壯而將之。居六歲，元封元年，嬭卒，謚哀侯。無子，絕國除。

青三子皆失侯

自驃騎將軍死後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。

後五歲，伉弟二人，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。失侯後二歲，冠軍侯國除。

其後四年，大將軍青卒，謚爲烈侯，子伉代爲長平侯。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。竟不復擊匈奴者，以漢馬少，而方南誅兩越，東伐朝鮮，擊羌、西南夷，以故久不伐胡。

大將軍以其得尙平陽公主，故長平侯伉代侯。六歲，坐法失侯。

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：

最大將軍青，凡七出擊匈奴，斬捕首虜五萬餘級。一與單于戰，收河南地，遂置朔方

青之軍功

郡；再益封，凡萬一千八百戶。封三子爲侯，侯千三百戶。并之，萬五千七百戶。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，九人；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，十四人。爲裨將者曰李廣，自有傳。無傳者曰：

公孫賀

將軍公孫賀。賀，義渠人，其先胡種。賀父渾邪，景帝時爲平曲侯，坐法失侯。賀武

帝爲太子時舍人。武帝立八歲，以太僕爲輕車將軍，軍馬邑。後四歲，以輕車將軍出雲

中。後五歲，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，封爲南窳侯。後一歲，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

襄，無功。後四歲，以坐酎金失侯。後八歲，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，無功。後八歲，

以太僕爲丞相，封葛繹侯。

賀，七爲將軍，出擊匈奴，無大功，而再侯，爲丞相。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，爲巫蠱，族

滅，無後。

李息

將軍李息，郁郅人，事景帝。至武帝立八歲，爲材官將軍，軍馬邑；後六歲爲將軍，出代；

後三歲爲將軍，從大將軍出朔方，皆無功。

凡三爲將軍，其後常爲大行。

公孫敖

將軍公孫敖，義渠人，以郎事武帝。武帝立十二歲，為驃騎將軍，出代，亡卒七千人，當斬，贖為庶人。後五歲，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，封為合騎侯。後一歲，以中將軍從大將軍，再出定襄，無功。後二歲，以將軍出北地，後驃騎期，當斬，贖為庶人。後二歲，以校尉從大將軍，無功。後十四歲，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。七歲，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，至余吾，亡士卒多，下吏當斬，詐死，亡居民間五六歲，後發覺，復擊。● 坐妻為巫蠱族。凡四為將軍，出擊匈奴，一侯。

李沮

將軍李沮，雲中人，事景帝。武帝立十七歲，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。後一歲，復為彊弩將軍。

李蔡

將軍李蔡，成紀人也，事孝文帝、景帝、武帝。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，封為樂安侯。已為丞相，坐法死。

●『擊』，應作『擊』。

張次公

將軍張次公，河東人，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，封爲岸頭侯。其後，太后崩，爲將軍軍北軍。後一歲，爲將軍從大將軍，再爲將軍，坐法失侯。

次公父隆，輕車武射也，以善射，景帝幸近之也。

蘇建

將軍蘇建，杜陵人，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，爲平陵侯，以將軍築朔方。後四歲，爲游擊將軍，從大將軍出朔方。後一歲，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，亡翁侯，失軍，當斬，贖爲庶人。其後爲代郡太守，卒，家在大猶鄉。

趙信

將軍趙信，以匈奴相國降，爲翁侯。武帝立十七歲，爲前將軍，與單于戰，敗，降匈奴。

張騫

將軍張騫，以使通大夏，還，爲校尉。從大將軍有功，封爲博望侯。後三歲，爲將軍出右北平，失期當斬，贖爲庶人。其後使通烏孫，爲大行而卒，家在漢中。

趙食其

將軍趙食其，祿人也。武帝立二十二歲，以主爵為右將軍，從大將軍出定襄，迷失道，當斬，贖為庶人。

曹襄

將軍曹襄，以平陽侯為後將軍，從大將軍出定襄。——襄，曹參孫也。

韓說

將軍韓說，弓高侯庶孫也，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，為龍額侯。坐酎金失侯。元鼎六年，以待詔為橫海將軍，擊東越有功，為按道侯。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，屯於五原外列城。為光祿勳，掘蠱太子宮，衛太子殺之。

郭昌

將軍郭昌，雲中人也，以校尉從大將軍。元封四年，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，屯朔方。還擊昆明，毋功，奪印。

苟彘

將軍苟彘，太原廣武人，以御見，侍中，為校尉，數從大將軍。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，擊朝鮮，無功，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。

去病之軍功

最驃騎將軍去病，凡六出擊匈奴，其四出以將軍，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。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，遂開河西、酒泉之地，西方益少胡寇。四益封，凡萬五千一百戶。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，而後爲將軍二人。

路博德

將軍路博德，平州人，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，爲符離侯。驃騎死後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，伐破南越，益封。其後坐法失侯，爲彊弩都尉，屯居延，卒。

趙破奴

將軍趙破奴，故九原人，嘗亡入匈奴，已而歸漢，爲驃騎將軍司馬。出北地，時有功，封爲從驃侯，坐酎金失侯。後一歲，爲匈奴將軍，攻胡至匈奴水，無功。後二歲，擊虜樓蘭王，復封爲浞野侯。後六歲，爲浚稽將軍，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，左賢王與戰，兵八萬騎圍破奴，生爲虜所得，遂沒其軍。居匈奴中十歲，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。後坐巫蠱族。

自衛氏興，大將軍青首封，其後枝屬爲五侯，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，衛氏無爲侯者。

●當複出『破奴』二字，此脫。

太史公曰：蘇建語余曰，『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，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。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，勉之哉！大將軍謝曰，「自魏其、武安之厚賓客，大●子常切齒，彼親附士大夫，招賢絀不肖者，人主之柄也；人臣奉法遵職而已，何與招士！」驃騎亦放此意，其爲將如此。』

●『大』，應作『天』。

平津侯主父列傳

——史記一一二，列傳五二——

公孫弘

丞相公孫弘者，齊菑川國薛縣人也，字季。少時為薛獄吏，有臯，免。家貧，牧豕海上。

年四十餘，乃學春秋雜說。養後母孝謹。

為博士

建元元年，天子初即位，招賢良文學之士。是時弘年六十，徵以賢良為博士。使匈

免歸

奴，還報，不合上意，上怒，以為不能，弘迺病免歸。

元光五年，有詔徵文學，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。弘讓謝國人曰：『臣已嘗西應命，以

不能，罷歸，願更推選。』國人固推弘，弘至太常，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，百餘人，弘第居

復為博士

下；策奏，天子擢弘對為第一。召入見，狀貌甚麗，拜為博士。

是時通西南夷道，置郡巴蜀，民苦之，詔使弘視之。還奏事，盛毀西南夷無所用，上不

聽。

弘之為人

弘為人恢奇多聞，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，人臣病不儉節。弘為布被，食不重肉。

後母死，服喪三年。每朝會議，開陳其端，令人主自擇，不肯面折庭爭。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，辯論有餘，習文法吏事，而又緣飾以儒術，上大說之。二歲中，至左內史。弘奏事，有不可，不庭辯之。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，汲黯先發之，弘推其後，天子常說，所言皆聽，以此日益親貴。

嘗與公卿約議，至上前，皆倍其約以順上旨。汲黯庭詰弘曰：『齊人多詐而無情實，始與臣等建此議，今皆倍之，不忠。』上問弘，弘謝曰：『夫知臣者以臣爲忠，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。』上然弘言。左右幸臣每毀弘，上益厚遇之。

爲御史大夫

元朔三年，張敖免，以弘爲御史大夫。是時通西南夷，東置滄海，北築朔方之郡。弘數諫，以爲罷敝中國，以奉無用之地，願罷之。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。發十策，弘不得一。弘迺謝曰：『山東鄙人，不知其便，若是，願罷西南夷、滄海，而專奉朔方。』上乃許之。汲黯曰：『弘位在三公，奉祿甚多，然爲布被，此詐也。』上問弘，弘謝曰：『有之。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，然今日庭詰，誠中弘之病。夫以三公爲布被，誠飾詐欲以釣名。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，侈擬於君，桓公以霸，亦上僭於君。晏嬰相景公，食不

爲丞相封
平津侯

弘之爲人

上書歸侯

重肉，妾不衣絲，齊國亦治，此下比於民。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，而爲布被，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，無差，誠如汲黯言。且無汲黯忠，陛下安得聞此言。」天子以爲謙讓，愈益厚之。卒以弘爲丞相，封平津侯。

弘爲人意忌，外寬內深。諸嘗與弘有郤者，雖詳與善，陰報其禍。殺主父偃，徙董仲舒於膠西，皆弘之力也。食一肉脫粟之飯，故人善賓客，仰衣食，弘奉祿皆以給之，家無所餘。士亦以此賢之。

淮南、衡山謀反，治黨與方急，弘病甚，自以爲無功而封，位至丞相，宜佐明主，填撫國家，使人由臣子之道；今諸侯有畔逆之計，此皆宰相奉職不稱，恐竊病死，無以塞責，乃上書曰：「臣聞天下之通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君臣，父子，兄弟，夫婦，長幼之序。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；智，仁，勇，此三者天下之通德，所以行之者也。故曰力行近乎仁，好問近乎智，知恥近乎勇。知此三者，則知所以自治；知所以自治，然後知所以治人。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。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今陛下躬行大

孝，鑒三王，建周道，兼文武，厲賢予祿，量能授官。今臣弘罷驚之質，無汗馬之勞，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，封爲列侯，致位三公，臣弘行能不足以稱，素有負薪之病，恐先狗馬填溝壑，終無以報德塞責。願歸侯印，乞骸骨，避賢者路！

天子報曰：『古者賞有功，褒有德，守成尙文，遭遇右武。未有易此者也。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，懼不能寧，惟所與共爲治者，君宜知之。蓋君子善善惡惡，君宜知之。君若謹行，常在朕躬。君不幸罹霜露之病，何恙不已，迺上書歸侯，乞骸骨。是章朕之不德也。今事少間，君其省思慮，一精神，輔以醫藥。』因賜告牛酒雜帛。居數月，病有瘳，視事。

元狩二年，弘病，竟以丞相終。

子度嗣爲平津侯。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，坐法失侯。

公孫度

主父偃

主父偃者，齊臨菑人也。學長短縱橫之術，晚乃學易、春秋百家言。游齊諸生間，莫能厚遇也。齊諸儒生相與排擯，不容於齊。家貧，假貸無所得，迺北游燕、趙、中山，皆莫能厚遇，爲客甚困。孝武元光元年中，以爲諸侯莫足游者，乃西入關見衛將軍。衛將軍數

言上，上不召。費用乏，留久，諸公賓客多厭之，乃上書闕下。朝奏，暮召入見。所言九事，其八事為律令，一事諫伐匈奴，其辭曰：

「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，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，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。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，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！」
司馬法曰：「國雖大，好戰必亡；天下雖平，忘戰必危。」天下既平，天子大凱，春蒐秋獮，諸侯春振旅，秋治兵，所以不忘戰也。且夫怒者逆德也，兵者凶器也，爭者末節也。古之人君一怒，必伏尸流血，故聖王重行之。夫務戰勝窮武事者，未有不悔者也。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，蠶食天下，并吞戰國，海內為一，功齊三代，務勝不休，欲攻匈奴，李斯諫曰：「不可！」夫匈奴無城郭之居，委積之守，遷徙鳥舉，難得而制也。輕兵深入，糧食必絕，踵糧以行，重不及事。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；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。勝必殺之，非民父母也。靡敝中國，快心匈奴，非長策也。」
秦皇帝不聽，遂使蒙恬將兵攻胡，辟地千里，以河為境。——地固澤鹹鹵，不生五穀。——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。暴兵露師十有餘年，死者不可勝數，終不能踰河而北。是豈人衆不足，兵革不備哉？其勢不可也！

「又使天下蜚芻輓粟，起於東睡，琅邪負海之郡，轉輸北河，率三十鍾而致一石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饌，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。百姓靡敝，孤寡老弱不能相養，道路死者相望。蓋天下始畔秦也。」

「及至高皇帝定天下，略地於邊，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。御史咸進諫曰：「不可！夫匈奴之性，獸聚而鳥散，從之如搏影。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，臣竊危之！」高帝不聽，遂北至於代谷。果有平城之圍。高皇帝蓋悔之甚，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，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。故兵法曰：「興師十萬，日費千金。」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，雖有覆軍殺將，係虜單于之功，亦適足以結怨深讎，不足以償天下之費。夫上虛府庫，下敝百姓，甘心於外國，非完事也。」

「夫匈奴難得而制，非一世也。行盜侵驅，所以爲業也，天性固然。上及虞、夏、殷、周，固弗程督，禽獸畜之，不屬爲人。夫上不觀虞、夏、殷、周之統，而下脩近世之失，此臣之所大憂，百姓之所疾苦也。」

「且夫兵久則變生，事苦則慮易。乃使邊境之民，靡敝愁苦而有離心，將吏相疑而外市，故尉佗、章邯得以成其私也。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，權分乎二子，此

得失之效也。故周書曰：「安危在出令，存亡在所用。」願陛下詳察之，少加意而熟慮焉！」

徐樂嚴安
上武帝書

是時趙人徐樂，齊人嚴安，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。

徐樂曰：

「臣聞天下之患，在於土崩，不在於瓦解，古今一也。」

「何謂土崩？秦之末世是也。陳涉無千乘之尊，尺土之地，身非王公大人

名族之後，無鄉曲之譽，非有孔墨、曾子之賢，陶朱、猗頓之富也，然起窮巷，奮棘矜，偏

袒大呼而天下從風。此其故何也？由民困而主不恤，下怨而上不知也；俗已亂

而政不脩，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。是之謂土崩。故曰：「天下之患在於土

崩。」

「何謂瓦解？吳、楚、齊、趙之兵是也。七國謀為大逆，號皆稱萬乘之君，帶甲

數十萬，威足以嚴其境內，財足以勸其士民，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，而身為禽於中

原者，此其故何也？非權輕於匹夫，而兵弱於陳涉也；當是之時，先帝之德澤未衰，

而安土樂俗之民衆，故諸侯無境外之助，此之謂瓦解。故曰：「天下之患，不在瓦

解。」

「由是觀之，天下誠有土崩之勢，雖布衣窮處之士，或首惡而危海內；陳涉是也。況三晉之君或存乎！天下雖未有大治也，誠能無土崩之勢，雖有疆國勁兵，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。吳、楚、齊、趙是也。況羣臣、百姓能爲亂乎哉！」

「此二體者，安危之明要也，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。」

「問者，關東五穀不登，年歲未復，民多窮困，重之以邊境之事，推數循理而觀之，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。不安故易動，易動者，土崩之勢也。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，明於安危之機，脩之廟堂之上，而銷未形之患。其要，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。故雖有疆國勁兵，陛下遂走獸，射蜚鳥，弘游燕之囿，淫縱恣之觀，極馳騁之樂，自若也。金石、絲竹之聲不絕於耳，帷帳之私，俳優、侏儒之笑不乏於前；而天下無宿憂。名何必湯、武，俗何必成、康。雖然，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，寬仁之資，而誠以天下爲務，則湯、武之名不難侔，而成、康之俗可復興也。此二體者立，然後處尊安之實，揚名廣譽於當世，親天下而服四夷，餘恩遺德，爲數世隆，南面負扆，攝袂而揖王公，此陛下之所服也。」

『臣聞圖王不成，其敝足以安；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，何爲而不成，何征而不服乎哉！』

嚴安上書曰：

『臣聞周有天下，其治三百餘歲。成、康其隆也，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。及其衰也，亦三百餘歲。故五伯更起。五伯者，常佐天子興利除害，誅暴禁邪，匡正海內以尊天子。五伯既沒，賢聖莫續，天子孤弱，號令不行，諸侯恣行，疆陵弱衆，暴寡，田常篡齊，六卿分晉，並爲戰國，此民之始苦也。於是疆國務攻，弱國備守，合從連橫，馳車擊轂，介冑生蟣蝨，民無所告愬。及至秦王蠶食天下，并吞戰國，稱號曰「皇帝」，主海內之政，壞諸侯之城，銷其兵，鑄以爲鍾虡，示不復用，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，逢明天子，人人自以爲更生。嚮使秦緩其刑罰，薄賦斂，省絲役，貴仁義，賤權利，上篤厚，下智巧，變風易俗，化於海內，則世世必安矣。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，爲智巧權利者進，篤厚忠信者退。法嚴政峻，諂諛者衆，日聞其美，意廣心軌。欲肆威海外，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，辟地進境，戍於北河，蜚芻輓粟以隨其後。又使尉佗、屠睢將樓船之士，南攻百越，使監祿鑿渠運糧，深入越。越人遁逃，曠日

持久，糧食絕乏。越人擊之，秦兵大敗，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。當是時，秦禍北構於胡，南挂於越，宿兵無用之地，進而不得退。行十餘年，丁男被甲，丁女轉輸，苦不聊生，自經於道樹，死者相望。

『及秦皇帝崩，天下大叛。陳勝、吳廣舉陳；武臣、張耳舉趙；項梁舉吳；田儋舉齊；景駒舉郢；周市舉魏；韓廣舉燕；窮山通谷，豪士並起，不可勝載也。然皆非公侯之後，非長官之吏也。無尺寸之勢，起閭巷，杖棘矜，應時而皆動，不謀而俱起，不約而同會，壤長地進，至于霸王，時教使然也。秦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，滅世絕祀者，窮兵之禍也。故周失之弱，秦失之彊，不變之患也。

『今欲招南夷，朝夜郎，降羌、僂，略濊州，建城邑，深入匈奴，燔其龍城，議者美之。此人臣之利也，非天下之長策也。今中國無狗吠之驚，而外累於遠方之備，靡敝國家，非所以子民也；行無窮之欲，甘心快意，結怨於匈奴，非所以安邊也；禍結而不解，兵休而復起，近者愁苦，遠者驚駭，非所以持久也。今天下鍛甲砥劍，橋箭累弦，轉輸運糧，未見休時，此天下之所共憂也。夫兵久而變起，事煩而慮生。今外郡之地，或幾千里，列城數十，形束壤制，旁脅諸侯，非公室之利也。上觀齊、晉之所以

亡者，公室卑削，六卿大盛也；下觀秦之所以滅者，嚴法刻深，欲大無窮也。今郡守之權，非特六卿之重也；地幾千里，非特閭巷之資也；甲兵器械，非特棘矜之用也；以遭萬世之變，則不可稱諱也！

偃等貴顯

書奏天子，天子召見三人，謂曰：『公等皆安在？何相見之晚也！』於是上乃拜主父偃、徐樂、嚴安為郎中。數見，上疏言事。詔拜偃為謁者，遷樂為中大夫。一歲中四遷偃。

說上分封諸侯子弟

偃說上曰：『古者諸侯不過百里，疆弱之形易制。今諸侯或連城數十，地方千里。緩則驕奢，易為淫亂；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。今以法割削之，則逆節萌起，前日朝錯是也。今諸侯子弟或十數，而適嗣代立，餘雖骨肉，無尺寸地封，則仁孝之道不宣。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，侯之。彼人人喜得所願，上以德施，實分其國，不削而稍弱矣。』於是上從其計。

說上徙民茂陵

又說上曰：『茂陵初立，天下豪傑并兼之家，亂眾之民，皆可徙茂陵；內實京師，外銷姦猾，此所謂不誅而害除。』上又從其計。

說上立朔
方郡

爲齊相

尊立衛皇后，及發燕王定國陰事，偃有功焉。大臣皆畏其口，賂遺累千金。人或說偃曰：『太橫矣！』主父曰：『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，身不得遂，親不以爲子，昆弟不收，賓客棄我，我阨日久矣！且丈夫生不五鼎食，死卽五鼎烹耳！吾日暮途遠，故倒行暴施之。』

偃盛言朔方地肥饒，外阻河，蒙恬城之以逐匈奴，內省轉輸戍漕，廣中國滅胡之本也。上覽其說，下公卿議，皆言不便。公孫弘曰：『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，終不可就，已而棄之。』主父偃盛言其便，上竟用主父計，立朔方郡。

元朔二年，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，上拜主父爲齊相。至齊，遍召昆弟賓客，散五百金予之，數之曰：『始吾貧時，昆弟不我衣食，賓客不我內門；今吾相齊，諸君迎我或千里，吾與諸君絕矣！毋復入偃之門。』乃使人以王與姊姁事動王，王以爲終不得脫罪，恐效燕王論死，乃自殺。有司以聞。

主父始爲布衣時，嘗游燕、趙；及其貴，發燕事，趙王恐其爲國患，欲上書言其陰事，爲偃居中，不敢發；及爲齊相，出關，卽使人上書，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，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。及齊王自殺，上聞大怒，以爲主父劫其王，令自殺，乃徵下吏治；主父服受諸侯金，實不劫王，令自殺。上欲勿誅，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，乃言曰：『齊王自殺，無後，國除爲郡，入

漢主父偃本首惡，陛下不誅主父偃，無以謝天下。」乃遂族主父偃。

主父方貴幸時，賓客以千數，及其族死，無一人收者，唯獨涑孔車收葬之。天子後聞之，以爲孔車長者也。

太史公曰：公孫弘行義雖修，然亦遇時。漢興八十餘年矣，上方鄉文學，招俊乂，以廣儒、墨，弘爲舉首。主父偃當路，諸公皆譽之；及名敗身誅，士爭言其惡，悲夫！

王元后詔

太皇太后詔大司徒、大司空：

「蓋聞治國之道，富民爲始；富民之要，在於節儉。孝經曰：『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。』「禮與奢也，寧儉。」昔者管仲相齊桓，霸諸侯，有九合、一匡之功，而仲尼謂之不知禮，以其奢泰，侈擬於君故也。夏禹卑宮室，惡衣服，後聖不循。由此言之，始之盛也，德優矣，莫高於儉；儉化俗民，則尊卑之序得，而骨肉之恩親，爭訟之原息。斯乃家給人足，刑錯之本也歟？可不務哉！

『夫三公者，百寮之率，萬民之表也；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。』孔子

不云乎？「子率而正，孰敢不正？」「舉善而教不能則勸。」維漢興以來，股肱宰臣身行儉約，輕財重義，較然著明，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。位在丞相而爲布被，脫粟之飯，不過一肉。故人，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，無有所餘。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。汲黯詰之，乃聞于朝，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。德優則行，否則止，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。以病乞骸骨，孝武皇帝卽制曰：「賞有功，褒有德，善善惡惡，君宜知之。其省思慮，存精神，輔以醫藥！」賜告治病，牛酒羅帛。居數月，有瘳，視事。至元狩二年，竟以善終于相位。夫知臣莫若君，此其效也。

『弘子度嗣爵，後爲山陽太守，坐法失侯。』

『夫表德章義，所以率俗厲化，聖王之制，不易之道也。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，食邑三百戶，徵詣公車，上名尙書，朕親臨拜焉。』

班固論

班固稱曰：公孫弘，卜式兒寬，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。遠迹羊豕之間，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！是時漢興六十餘載，海內乂安，府庫充實，而四夷未賓，制度多闕；

上方欲用文武，求之如弗及。始以蒲輪迎枚生，見主父而歎息。羣臣慕嚮，異人並出。卜式試於芻牧，弘羊擢於賈豎；衛青奮於奴僕，日磾出於降虜。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。漢之得人，於茲爲盛。儒雅則公孫弘、董仲舒，兒寬、篤行則石建、石慶，質直則汲黯、卜式，推賢則韓安國、鄭當時，定令則趙禹、張湯，文章則司馬遷、相如，滑稽則東方朔、枚臯，應對則嚴助、朱買臣，歷數則唐都、落下閎，協律則李延年，運籌則桑弘羊，奉使則張騫、蘇武，將帥則衛青、霍去病，受遺則霍光、金日磾，其餘不可勝紀。是以興造功業，制度遺文，後世莫及。孝宣承統，纂修洪業，亦講論六藝，招選茂異，而蕭望之、梁丘賀、夏侯勝、韋玄成、嚴彭祖、尹更始以儒術進，劉向、王褒以文章顯。將相則張安世、趙充國、魏相、邴吉，于定國、杜延年，治民則黃霸、王成、龔遂、鄭弘、邵信臣，韓延壽、尹翁歸、趙廣漢之屬，皆有功迹見述於後。累其名臣，亦其次也。

平津侯主父列傳

(史記一一二，列傳五二)

一六

册三，頁五七〇

南越尉佗列傳

——史記一一三，列傳五三——

趙佗

漢立佗為南越王

南越王尉佗者，真定人也，姓趙氏。秦時已并天下，略定楊越，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以謫徙民，與越雜處十三歲。佗，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。至二世時，南海尉任囂病且死，召龍川令趙佗語曰：『聞陳勝等作亂，秦為無道，天下苦之，項羽、劉季、陳勝、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，虎爭天下，中國擾亂，未知所安，豪傑畔秦相立。南海僻遠，吾恐盜兵侵地至此，吾欲興兵絕新道，自備，待諸侯變，會病甚。且番禺負山險，阻南海，東西數千里，頗有中國人相輔，此亦一州之主也，可以立國。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，故召公告之。』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即移檄告橫浦、陽山、湟谿關曰：『盜兵且至，急絕道聚兵自守。』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，以其黨為假守。秦已破滅，佗即擊并桂林、象郡，自立為南越武王。高帝已定天下，為中國勞苦，故釋佗弗誅。漢十一年，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，與剖符通使，和集百越，毋為南邊患害，與長沙接境。

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，佗曰：『高帝立我，通使物，今高后聽讒臣，別異蠻夷，隔絕器物，此必長沙王計也；欲倚中國，擊滅南越而并王之，自爲功也。』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，發兵攻長沙邊邑，敗數縣而去焉。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。會暑濕，士卒大疫，兵不能踰嶺。歲餘，高后崩，即罷兵。佗因此以兵威邊，財物賂遺閩越、西甌、駱、役屬焉。東西萬餘里，迺乘黃屋，左纛，稱制，與中國侔。

及孝文帝元年，初鎮撫天下，使告諸侯，四夷從代來即位意，喻盛德焉。乃爲佗親冢在眞定，置守邑，歲時奉祀。召其從昆弟，尊官厚賜寵之。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，平言好時陸賈，先帝時習使南越。迺召賈以爲太中大夫，往使。因讓佗自立爲帝，曾無一介之使報者。陸賈至，南越王甚恐，爲書謝，稱曰：『蠻夷大長老夫臣佗，前日高后隔異南越，竊疑長沙王讒臣；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，掘燒先人家，以故自棄，犯長沙邊境。且南方卑濕，蠻夷中間；其東閩越千人衆，號稱王；其西甌駱裸國，亦稱王。老臣妄竊帝號，聊以自娛，豈敢以聞天王哉！』乃頓首謝，願長爲藩臣，奉貢職。於是乃下令國中曰：『吾

聞兩雄不俱立，兩賢不並世。皇帝賢天子也；自今以後，去帝制、黃屋、左纛。』陸賈還報，孝文帝大說。遂至孝景時稱臣，使人朝請。然南越其居國，竊如故號名；其使天子，稱王，朝命如諸侯。至建元四年卒。

趙胡

佗孫胡爲南越王。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。胡使人上書曰：『兩越俱爲藩臣，毋得擅興兵相攻擊；今閩越興兵侵臣，臣不敢興兵，唯天子詔之。』於是天子多南越義，守職約，爲興師，遣兩將軍往討閩越。兵未踰嶺，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，於是罷兵。

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，胡頓首曰：『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，死無以報德。』

遣太子嬰齊入宿衛，謂助曰：『國新被寇，使者行矣。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。』助去後，其大臣諫胡曰：『漢興兵誅郢，亦行以驚動南越。且先王昔言，事天子期無失禮，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；入見則不得復歸，亡國之勢也。』於是胡稱病，竟不入見。

後十餘歲，胡實病甚，太子嬰齊請歸。胡薨，諡爲文王。

趙嬰齊

嬰齊代立，即藏其先武帝璽。

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，取邯鄲穆氏女，生子興。及即位，上書請立穆氏女爲后；興爲嗣。

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，嬰齊尙樂擅殺生自恣，懼入見，要用漢法，比內諸侯，固稱病，遂不入見。遣子次公入宿衛。嬰齊薨，諡爲明王。

趙興

太子興代立，其母爲太后。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，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。及嬰齊薨後，元鼎四年，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，王太后以入朝，比內諸侯，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，勇士魏臣等輔其缺，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，待使者。王年少，太后中國人也，嘗與安國少季通。其使復私焉，國人頗知之，多不附太后。太后恐亂起，亦欲倚漢威，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。即因使者上書，請比內諸侯，三歲一朝，除邊關。於是天子許之，賜其丞相呂嘉銀印，及內史中尉太傅印，餘得自置。除其故黥、劓、刑，用漢法，比內諸侯。使者皆留填撫之。王、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，爲入朝具。

其相呂嘉年長矣，相三王，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，男盡尙王女，女盡嫁王子，兄弟、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。其居國中，甚重，越人信之，多爲耳目者，得衆心愈於王。王之

上書，數諫止，王弗聽。有畔心，數稱病，不見漢使者。使者皆注意嘉，勢未能誅。王、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，乃置酒，介漢使者權，謀誅嘉等。使者皆東鄉，太后南鄉，王北鄉，相嘉、大臣皆西鄉，侍坐飲。嘉弟爲將，將卒居宮外。酒行，太后謂嘉曰：「南越內屬，國之利也，而相君苦不便者，何也？」以激怒使者。使者狐疑，相杖，遂莫敢發。嘉見耳目非是，卽起而出。太后怒，欲縱嘉以矛。王止太后，嘉遂出，分其弟兵就舍，稱病，不肯見王及使者。乃陰與大臣作亂。王素無意誅嘉，嘉知之，以故數月不發。太后有淫行，國人不附，欲獨誅嘉等，力又不能。天子聞嘉不聽王，王太后弱孤，不能制，使者怯，無決。又以爲王、王太后已附漢，獨呂嘉爲亂，不足以興兵，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。參曰：「以好往，數人足矣；以武往，二千人無足以爲也。」辭不可。天子罷參也。郝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：「以區區之越，又有王太后應，獨相呂嘉爲害，願得勇士二百人，必斬嘉以報。」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，入越境。呂嘉等乃遂反。下令國中曰：「王年少，太后中國人也，又與使者亂，專欲內屬，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，多從人，行至長安，虜賣以爲僮僕，取自脫一時之利，無顧趙氏社稷，爲萬世慮計之意。」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。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，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。

趙建德

爲王。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。其後，越直開道給食，未至番禺四十里，越以兵擊千秋等，遂滅之。使人函封漢使者節，置塞上，好爲謾辭謝罪，發兵守要害處。於是天子曰：『韓千秋雖無成功，亦軍鋒之冠，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；膠樂，其姊爲王太后，首願屬漢，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。』乃下赦曰：『天子微，諸侯力政，讖臣不討賊，今呂嘉、建德等反，自立晏如，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。』

元鼎五年秋，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，出桂陽下匯水；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，出豫章下橫浦；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，下厲將軍，出零陵，或下離水，或抵蒼梧；使馳義侯因巴、蜀罪人，發夜郎兵，下牂牁江，咸會番禺。元鼎六年冬，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，破石門，得越船粟。因推而前，挫越鋒，以數萬人待伏波。伏波將軍將罪人，道遠，會期後，與樓船會，乃有千餘人。遂俱進。樓船居前，至番禺。建德、嘉皆城守，樓船自擇便處，居東南面；伏波居西北面。會暮，樓船攻敗越人，縱火燒城。越素聞伏波名，日暮，不知其兵多少，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，賜印，復縱令相招。樓船力攻燒敵，反驅而入伏波營中。犁旦，城中皆降伏波。呂嘉、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，以船西去。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，以知呂嘉所之，遣人追之，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，封爲海常侯；越郎都稽

得嘉，封為臨蔡侯。

蒼梧王趙光

蒼梧王趙光者，越王同姓，聞漢兵至，及越揭陽令定，自定屬漢；越桂林監居翁，諭甌駱屬漢，皆得為侯。戈船、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，南越已平矣。遂為九郡。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。自尉佗初王後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。

太史公曰：尉佗之王，本由任囂，遭漢初定，列為諸侯。隆慮離濕疫，佗得以益驕。甌駱相攻，南越動搖。漢兵臨境，嬰齊入朝。其後亡國，徵自繆女。呂嘉小忠，令佗無後。樓船從欲，怠傲失惑。伏波困窮，智慮愈殖，因禍為福。成敗之轉，譬若糾墨。

南越尉佗列傳

(史記一一三，列傳五三)

八

册三，頁五七八

東越列傳

——史記一一四，列傳五四——

閩越王無諸
東海王搖

東甌殺吳王

閩越攻東甌

閩越王無諸，及越東海王搖者，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，姓騶氏。秦已并天下，皆廢為君長，以其地為閩中郡。及諸侯畔秦，無諸、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，——所謂鄱君者也，

——從諸侯滅秦。當是之時，項籍主命，弗王，以故不附楚。漢擊項籍，無諸、搖率越人佐漢。漢五年，復立無諸為閩越王，王閩中故地，都東冶。

孝惠三年，舉高帝時越功曰：『閩君搖功多，其民便附。』乃立搖為東海王，都東甌，世俗號為東甌王。

後數世，至孝景三年，吳王濞反，欲從閩越，閩越未肯行，獨東甌從吳。及吳破，東甌受漢購，殺吳王丹徒，以故皆得不誅，歸國。

吳王子駒亡走閩越，怨東甌殺其父，常勸閩越擊東甌。至建元三年，閩越發兵圍

東甌。東甌食盡，困且降，乃使人告急天子。天子問太尉田蚡，蚡對曰：『越人相攻擊，固其常；又數反覆，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。自秦時棄弗屬。』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：『特患力弗能救，德弗能覆，誠能何故棄之？且秦舉咸陽而棄之，何乃越也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，天子弗振，當安所告愬？又何以子萬國乎？』上曰：『太尉未足與計，吾初卽位，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。』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。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，助乃斬一司馬，諭意指，遂發兵浮海救東甌。未至，閩越引兵而去。東甌請舉國徙中國，乃悉舉衆來處江、淮之間。

東甌遷國

閩越攻南越

至建元六年，閩越擊南越。南越守天子約，不敢擅發兵擊，而以聞。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，大農韓安國出會稽，皆爲將軍。兵未踰嶺，閩越王郢發兵距險。其弟餘善乃與相、宗族謀曰：『王以擅發兵擊南越，不請，故天子兵來誅。今漢兵衆彊，今即幸勝之，後來益多，終滅國而止。今殺王以謝天子，天子聽，罷兵，固一國完，不聽，乃力戰，不勝即亡入海。』皆曰：『善。』卽縱殺王，使使奉其頭致大行。大行曰：『所爲來者，誅王，今王頭至，謝罪，不戰而耘，利莫大焉。』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，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。詔罷兩將兵，

越繇王丑
東越王餘
善

曰：『郢等首惡，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。』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，奉閩越先祭祀。
餘善已殺郢，威行於國，國民多屬，竊自立為王，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。天子聞之，為
餘善不足復興師，曰：『餘善數與郢謀亂，而後首誅郢，師得不勞。』因立餘善為東越王，
與繇王並處。

至元鼎五年，南越反，東越王餘善上書，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。兵至
揭陽，以海風波為解，不行，持兩端，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，不至。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
上書，願便引兵擊東越，上曰：『士卒勞倦，』不許，罷兵，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。

元鼎六年秋，餘善聞樓船請誅之，漢兵臨境，且往，乃遂反，發兵距漢道。號將軍騶力
等為『吞漢將軍，』入白沙、武林、梅嶺，殺漢三校尉。是時漢使大農張成，故山州侯齒將
屯，弗敢擊，却就便處，皆坐畏懦誅。

餘善刻『武帝』璽，自立。詐其民為妄言。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，浮海從
東方往；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；中尉王溫舒出梅嶺；越侯為戈船，下瀨將軍出若邪，白沙、元
對元年冬，咸入東越。東越素發兵距險，使徇北將軍守武林，敗樓船軍數校尉，殺長吏。

東越王反

樓船將軍錢唐、轅終古、斬徇北將軍，爲禦兒侯。自兵未往。

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，漢使歸諭餘善，餘善弗聽。及橫海將軍先至，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，攻越軍於漢陽。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：『餘善首惡，劫守吾屬；今漢兵至，衆彊，計殺餘善，自歸諸將，儻幸得脫。』乃遂俱殺餘善，以其衆降橫海將軍。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，萬戶；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；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；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；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嫫侯。——福者，成陽共王子，故爲海常侯，坐法失侯。舊從軍無功，以宗室，故侯。——諸將皆無成功，莫封。東越將多軍，漢兵至，棄其軍降，封爲無錫侯。

於是天子曰：『東越狹，多阻；閩越悍，數反覆；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、淮間。』東越地遂虛。

兩越皆亡

太史公曰：越雖蠻夷，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？何其久也！歷數代常爲君王，句踐一稱伯。然餘善至大逆，滅國遷衆，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，猶尙封爲萬戶侯；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。蓋禹之餘烈也。

朝鮮列傳

——史記一一五，列傳五五——

朝鮮王滿

朝鮮王滿者，故燕人也。自始全燕時，嘗略屬真番、朝鮮，爲置吏，築鄣塞。秦滅燕，屬

遼東外徼。漢興，爲其遠難守，復修遼東故塞，至涇水爲界，屬燕。燕王盧縮反，入匈奴，滿

亡命，聚黨千餘人，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，渡涇水，居秦故空地上下鄣，稍役屬真番、朝鮮

蠻夷及故燕、齊亡命者，王之，都王險。會孝惠、高后時，天下初定，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，

保塞外蠻夷，無使盜邊。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，勿得禁止。以聞，上許之，以故滿得兵

威財物，侵降其旁小邑，真番、臨屯皆來服屬，方數千里。

傳子至孫右渠，所誘漢亡人滋多，又未嘗入見。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，又擁闕不

通。元封二年，漢使涉何誘諭右渠，終不肯奉詔。何去，至界上，臨涇水，使御刺殺送何者

朝鮮裨王長。即渡，馳入塞，遂歸報天子曰：『殺朝鮮將。』上爲其名美，卽不詰，拜何爲

遼東東部都尉。

右渠

朝鮮反

漢伐之

朝鮮怨何，發兵襲攻殺何。天子募罪人擊朝鮮。其秋，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，兵五萬人；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。右渠發兵距險。

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，敗散，多還走，坐法斬。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，右渠城守，窺知樓船軍少，即出城擊樓船。樓船軍敗散走，將軍楊僕失其衆，遁山中十餘日，稍求收散卒，復聚。左將軍擊朝鮮，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。

天子爲兩將未有利，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。右渠見使者，頓首謝，願降，恐兩將詐殺臣，今見信節，請服降，遣太子入謝，獻馬五千匹，及饋軍糧。人衆萬餘，持兵，方渡沮水，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，謂太子已服降，宜命人毋持兵。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，遂不渡沮水，復引歸。山還報天子，天子誅山。

左將軍破沮水上軍，乃前至城下，圍其西北；樓船亦往會，居城南。右渠遂堅守城，數月未能下。

左將軍素侍中，幸將燕代卒，悍乘勝，軍多驕。樓船將齊卒，入海，固已多敗亡；其先與右渠戰，困辱，亡卒，卒皆恐，將心慙，其圍右渠，常持和節。左將軍急擊之，朝鮮大臣乃陰間

使人私約降樓船。往來言，尙未肯決，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，樓船欲急就其約，不會；左將軍亦使人求間，卻降下朝鮮，朝鮮不肯，心附樓船；以故兩將不相能。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，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，疑其有反計，未敢發。天子曰：『將率不能前，及使衛山諭降右渠，右渠遣太子，山使不能刺決，與左將軍計相誤，卒沮約。今兩將圍城，又乖異，以故久不決。』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，有便宜得以從事。』

遂至，左將軍曰：『朝鮮當下久矣！不下者，有狀。』言樓船數期不會，具以素所意告遂曰：『今如此，不取恐爲大害；非獨樓船，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。』遂亦以爲然，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，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，并其軍，以報天子。天子誅遂。

右渠死
成已反

左將軍已并兩軍，即急擊朝鮮。朝鮮相路人、相韓陰、尼谿相參、將軍王峽，相與謀曰：『始欲降樓船，樓船今執，獨左將軍并將，戰益急，恐不能與戰；王又不肯降。』陰、峽、路人皆亡降漢，路人道死。元封三年夏，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。王險城未下，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，復攻吏，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，告諭其民，誅成已。

定朝鮮為四郡

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。封參為瀼清侯；陰為荻苴侯；峽為平州侯；長為幾侯；最以父死，頗有功，為溫陽侯。左將軍徵至，坐爭功相嫉，乖計，棄市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，當待左將軍，擅先縱，失亡多，當誅，贖為庶人。

太史公曰：右渠負固，國以絕祀。涉何誣功，為兵發首。樓船將狹，及難離咎，悔失番禺，乃反見疑。荀彘爭勞，與遂皆誅。兩軍俱辱，將率莫侯矣！

西南夷列傳

——史記一一六，列傳五六——

總論西南夷

西南夷君長以什數，夜郎最大；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，滇最大；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，邛都最大；此皆魑結，耕田，有邑聚。其外西自同師以東，北至牂牁，名爲僑，昆明，皆編髮，隨畜遷徙，毋常處，毋君長，地方可數千里。自僑以東北，君長以什數，徙，笮都最大；自笮以東北，君長以什數，冉，駹最大。其俗或土著，或移徙，在蜀之西。自冉、駹以東北，君長以什數，白馬最大，皆氐類也。此皆巴、蜀西南外蠻夷也。

滇
始楚威王時，使將軍莊躒將兵循江上，略巴、蜀、黔中以西。——莊躒者，故楚莊王苗裔也。——躒至滇池，地方三百里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，以兵威定屬楚。欲歸報，會秦擊奪楚巴、黔中郡，道塞不通，因還，以其衆王滇，變服，從其俗，以長之。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，諸此國頗置吏焉。

西南夷列傳

（史記一一六，列傳五六）

一

十餘歲，秦滅；及漢興，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。巴、蜀民或竊出商賈，取其筰馬、僂僂、髦牛，以此巴、蜀殷富。

夜郎

建元六年，大行王恢擊東越，東越殺王郢以報。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

越。南越食蒙蜀枸醬，蒙問所從來，曰：「道西北牂牁。牂牁江廣數里，出番禺城下。」

蒙歸至長安，問蜀賈人，賈人曰：「獨蜀出枸醬，多持竊出市夜郎。——夜郎者，臨牂牁江。」

（江廣百餘步，足以行船。——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，西至同師，然亦不能臣使也。」

蒙乃上書說上曰：「南越王黃屋，左纛，地東西萬餘里，名爲外臣，實一州主也。今以長沙、

豫章往，水道多絕，難行；竊聞夜郎所有精兵，可得十餘萬，浮船牂牁江，出其不意，此制越一

奇也。誠以漢之疆，巴、蜀之饒，通夜郎道，爲置吏，易甚。」上許之，乃拜蒙爲郎中將，將千

人，食重萬餘人，從巴、蜀、筰關入，遂見夜郎侯多同。蒙厚賜，諭以威德，約爲置吏，使其子爲

令。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，以爲漢道險，終不能有也，乃且聽蒙約。還報，乃以爲犍爲

郡，發巴、蜀卒治道，自僂道指牂牁江。

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、筰可置郡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，皆如南夷，爲置一都尉，

筰邛

十餘縣，屬蜀。

當是時，巴、蜀四郡通西南夷道，戍轉相饒。數歲，道不通，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；西南夷又數反，發兵興擊，耗費無功，上患之，使公孫弘往視問焉。還對，言其不便。及弘爲御史大夫，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，弘因數言西南夷害，可且罷，專力事匈奴。上罷西夷，獨置南夷夜郎兩縣，一都尉，稍令犍爲自葆就。

身毒國

及元狩元年，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，言居大夏時見蜀布、邛竹杖，使問所從來，曰：『從東南身毒國，可數千里，得蜀賈人市。』或聞邛西可二千里，有身毒國。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，南慕中國，患匈奴隔其道，誠通蜀身毒國，道便近，有利無害。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，指求身毒國。至滇，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，歲餘，皆閉昆明，莫能通身毒國。

滇及夜郎自大

滇王與漢使者言曰：『漢孰與我大？』及夜郎侯亦然。以道不通故，各自以爲一州主，不知漢廣大。使者還，因盛言滇大國，足事親附。天子注意焉。

且蘭

及至南越反，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。且蘭君恐遠行，旁國虜其老弱，乃與其

衆反，殺使者及犍爲太守。漢乃發巴蜀罪人——嘗擊南越者——八校尉擊破之。會

越已破，漢入校尉不下，即引兵還，行誅頭蘭。——頭蘭，常隔滇道者也。——已平頭蘭，遂平

南夷爲牂牁郡。

封夜郎爲王

置四郡

夜郎侯始倚南越，南越已滅，會還誅反者，夜郎遂入朝，上以爲夜郎王。

南越破後，及漢誅且蘭、邛君，并殺笮侯，冉駹皆振恐，請臣置吏。乃以邛都爲越巂郡；

笮都爲沈犁郡；冉駹爲汶山郡；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。

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。——滇王者，其衆數萬人，其旁東

北有勞漫、靡莫，皆同姓相扶，——未肯聽。勞漫、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。元封二年，天子

發巴蜀兵擊滅勞漫、靡莫，以兵臨滇，滇王始首善，以故弗誅。滇王離難西，南夷舉國降，請

置吏入朝。於是以為益州郡，賜滇王王印，復長其民。

賜滇王印

西、南夷君長以百數，獨夜郎、滇受王印。滇小邑，最寵焉。

太史公曰：楚之先，豈有天祿哉？在周爲文王師，封楚。及周之衰，地稱五千里。秦滅諸侯，唯楚苗裔尙有滇王。漢誅西、南夷，國多滅矣，唯滇復爲寵王。然南夷之端，見枸醬番禺，大夏杖、邛竹。西夷後掄剽分二方，卒爲七郡。

西南夷列傳

(史記一一六，列傳五六)

六

冊三，頁五九二

司馬相如列傳

——史記一一七，列傳五七——

事景帝為
武騎常侍

游梁

誘卓文君
私奔

司馬相如者，蜀郡成都人也，字長卿。少時好讀書，學擊劍，故其親名之曰犬子。相如既學，慕藺相如之為人，更名相如。以賞為郎，事孝景帝，為武騎常侍，非其好也。會景帝不好辭賦，是時梁孝王來朝，從游說之士，齊人鄒陽，淮陰枚乘，吳莊忌夫子之徒。相如見而說之，因病免，客游梁。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，相如得與諸生游，士居數歲，乃著子虛之賦。

會梁孝王卒，相如歸，而家貧無以自業，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，吉曰：『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。』於是相如往舍都亭。臨邛令繆為恭敬，日往朝相如。相如初尚見之，後稱病，使從者謝吉，吉愈益謹肅。

臨邛中多富人，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，程鄭亦數百人。二人乃相謂曰：『令有貴客，

爲具召之，并召令。』令既至卓氏，客以百數。至日中謁司馬長卿，長卿謝病不能往。臨邛令不敢嘗食，自往迎相如。相如不得已，彊往。一坐盡傾。酒酣，臨邛令前奏琴曰，『竊聞長卿好之，願目自娛。』相如辭謝，爲鼓一再行。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，好音，故相如繆與令相重，而以琴心挑之。相如之臨邛，從車騎，雍容閒雅甚都；及飲卓氏，弄琴，文君竊從戶窺之，心悅而好之，恐不得當也。既罷，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，通殷勤。文君夜亡奔相如，相如乃與馳歸。家居徒四壁立。卓王孫大怒曰，『女至不材，我不忍殺，不分一錢也！』人或謂王孫，王孫終不聽。文君久之不樂，曰，『長卿第俱如臨邛，從昆弟假貸，猶足爲生，何至自苦如此。』相如與俱之臨邛，盡賣其車騎，買一酒舍，酤酒，而令文君當鑪。相如身自著犢鼻褌，與保庸雜作，滌器於市中。卓王孫聞而恥之，爲杜門不出。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，『有一男兩女，所不足者非財也。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，長卿故倦游，雖貧，其人材足依也。且又令客，獨奈何相辱如此。』卓王孫不得已，分予文君僮百人，錢百萬，及其嫁時衣被、財物。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，買田宅，爲富人。

以賦得顯

居久之，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。上讀子虛賦而善之，曰，『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

子虛賦

哉！」得意曰，「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。」上驚，乃召問相如。相如曰，「有是。然此乃諸侯之事，未足觀也；請爲天子游獵賦。」賦成，奏之，上許令尙書給筆札。相如以「子虛」虛言也，爲楚稱；「烏有先生」者，烏有此事也，爲齊難；「無是公」者，無是人也，明天子之義，故空藉此三人爲辭，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。其卒章歸之於節儉，因以風諫。奏之天子，天子大說。其辭曰：

「楚使子虛使於齊，齊王悉發境內之士，備車騎之衆，與使者出田；田罷，子虛過詫烏有先生，而無是公在焉。坐定，烏有先生問曰，「今日田樂乎？」子虛曰，「樂。」「獲多乎？」曰，「少。」「然則何樂？」曰，「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，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。」曰，「可得聞乎？」子虛曰，「可。王駕車千乘，選徒萬騎，田於海濱，列卒滿澤，罟罔彌山，揜兔麟鹿，射麋腳麟，鴛於鹽浦，割鮮染輪，射中獲多，矜而自功，顧謂僕曰，「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，饒樂若此者乎？」楚王之獵何與寡人？」僕下車對曰，「臣，楚國之鄙人也，幸得宿衛十有餘年，時從出游，游於後園，覽於有無，然猶未能徧覩也，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！」齊王曰，「雖然，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。」僕對曰，「唯，唯。臣聞楚有七澤，嘗

見其一，未覩其餘也。臣之所見，蓋特其小小者耳，名曰雲夢。雲夢者方九百里，其中有山焉。其山則盤紆峩鬱，隆崇嶺峯，岑巖參差，日月蔽虧，交錯糾紛，上于青雲，罷池陂陀，下屬江河；其土則丹青赭堊，雌黃白垩，錫碧金銀，衆色炫燿，照爛龍鱗；其石則赤玉玫瑰，琳琅琕瑀，瑊玕玄厲，瑱石武夫；其東則有蕙圃，衡蘭芷若，射干穹窮，昌蒲，江離橐蕪，諸蔗獐且；其南則有平原廣澤，登降隨靡，案衍壇曼，緣以大江，限以巫山；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，薛莎青蘋；其卑溼則生藏蓂蒹葭，東薺雕胡，蓮藕菰蘆，菴藺軒芋，衆物居之，不可勝圖；其西則有湧泉清池，激水推移，外發芙蓉，菱華，內隱鉅石白沙；其中則有神龜蛟鼉，瑋瑋鼈鼉；其北則有陰林巨樹，榭柟豫章，桂椒木蘭，蘂離朱楊，檣柎栲栗，橘柚芬芳；其上則有赤援蠓蝮，鸕鷀孔鸞，騰遠射干；其下則有白虎玄豹，蝮蛇羆豺，兕象野犀，窮奇殫獰。於是乃使專諸之倫，手格此獸。楚王乃駕馴駁之駟，乘雕玉之輿，靡魚須之橈旃，曳明月之珠旗，建干將之雄戟，左烏擘之雕弓，右夏服之勁箭，陽子驂乘，織阿爲御，案節未舒，卽陵狡獸，麟邛邛，蹇距虛，軼野馬而馳騶，乘遺風而射游騶，儵眇淒淒，靈動燦至，星流霆擊，弓不虛發，中必決背，洞胷達腋，絕乎心繫，獲若雨獸，揜草蔽地。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，翱翔容與，

覽乎陰林，觀壯士之暴怒，與猛獸之恐懼，徼飢受訕，殫睹衆物之變態。於是鄭女曼姬，被阿錫，揄紵縞，雜織羅，垂霧縠，襲積裳縟，紆徐委曲，鬱橈谿谷，粉粉袿袿，揚袍卹削，蜚纖垂髻，扶輿猗靡，噏呷萃蔡，下摩蘭蕙，上拂羽蓋，錯翡翠之威蕤，繆繞玉綬，縹乎忽忽，若神仙之仿佛。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，嫫媿勃率，上金隄，揜翡翠，射鷓鴣，微矰出，織繳施，弋白鵠，連駕鵞，雙鶴下，玄鶴加，怠而後發，游於清池，浮文鷁，揚桂枻，張翠帷，建羽蓋，罔璫瑁，鈞紫貝，攢金鼓，吹鳴籟，榜人歌，聲流喝，水蟲駭，波鴻沸，湧泉起，奔揚會，礪石相擊，硠硠礚礚，若雷霆之聲，聞乎數百里之外。將息獠者，擊靈鼓，起烽燧，車案行，騎就隊，纒乎淫淫，班乎裔裔。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，泊乎無爲，澹乎自持，勺藥之和，具而後御之；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，將割輪淬，自以爲娛。臣竊觀之，齊殆不如。」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。」

「烏有先生曰：『是何言之過也！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，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，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，何名爲夸哉？問楚地之有無者，願聞大國之風烈，先生之餘論也。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，而盛推雲夢以爲高，奢言淫樂而顯侈靡，竊爲足下不取也！必若所言，固非楚國之美也。有而

言之，是章君之惡；無而言之，是害足下之信。章君之惡，而傷私義，二者無一可，而先生行之，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。且齊東有巨海，南有琅邪，觀乎成山，射乎之罘，浮勃澥，游孟諸，邪與肅慎爲鄰，右以湯谷爲界，爍田乎青丘，傍徨乎海外，吞若雲夢者八九，其於胷中，曾不蒂芥。若乃俶儻瑰偉，異方殊類，珍怪鳥獸，萬端鱗萃，充仞其中者，不可勝記。禹不能名，契不能計。然在諸侯之位，不敢言游戲之樂，苑囿之大，先生又見客，是以王辭而不能復，何爲無用應哉？」

「無是公听然而笑曰：『楚則失矣，齊亦未爲得也。夫使諸侯納貢者，非爲財幣，所以述職也；封疆畫界者，非爲守禦，所以禁淫也。今齊列爲東藩，而外私肅慎，捐國踰限，越海而田，其於義故未可也。且二君之論，不務明君臣之義，而正諸侯之禮，徒事爭游獵之樂，苑囿之大，欲以奢侈相勝，荒淫相越，此不可以揚名發譽，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。且夫齊、楚之事，又焉足道邪！君未睹夫巨麗也。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？左蒼梧，右西極，丹水更其南，紫淵徑其北，終始霸澹，出入涇渭，酈、鄘、潦、瀟，紆餘委蛇，經營乎其內。蕩蕩兮八川，分流相背而異態，東西南北，馳騫往來，出乎椒丘之闕，行乎洲淤之浦，徑乎桂林之中，過乎泱莽之野，汨乎渾流，順阿

而下，赴隘陝之口，觸穹石，激堆埼，沸乎暴怒，洶涌滂瀆，澤淳潏汨，福測泌滴，橫流逆折，轉騰激冽，澎湃沆漑，穹隆雲撓，蜿澶膠戾，踰波趨沓，莅莅下瀨，批巖衝壅，犇揚滯沛，臨坻注壑，瀉潏霄墜，泄泄隱隱，砰磅訇磕，滃滃澗澗，洽漑鼎沸，馳波跳沫，汨急漂疾，悠遠長懷，寂漻無聲，肆乎永歸，然後灑滂潢漾，安翔徐徊，翫乎瀉瀉，東注大湖，衍溢陂池。於是乎蛟龍赤螭，鉅鱗鯨鯢，禺禺鱸鮪，捷鯨擢尾，振鱗奮翼，潛處於深巖；魚鼈謹聲，萬物衆夥，明月珠子，玃璫江靡，蜀石黃磬，水玉磊砢，磷磷爛爛，采色滢汙，叢積乎其中；鴻鵠鸕鶿，鷗鷖鷓鴣，駁睛鰓目，煩鶩鷓鴣，鷓鴣鸕鶿，羣浮乎其上。汎淫泛濫，隨風澹淡，與波搖蕩，掩薄草渚，唼喋菁藻，咀嚼菱藕。於是乎崇山巖崑，崔巍差峩，深林鉅木，嶄巖參差，九變嶽嶽，南山峩峩，巖陀戲錡，摧峩崑崎，振谿通谷，蹇產溝瀆，谿呀豁閭，官陵別島，歲魄崑崑，丘墟崑崑，隱嶙鬱岵，登降施靡，陂池獬豸，沈溶淫翳，散渙夷陸，亭臯千里，靡不被築。掩以綠蕙，被以江離，糝以藁蕪，雜以流夷。專結縷，橫戾莎，揭車衡蘭，臺本射干，茝薑蘘荷，葳橙若蓀，鮮枝黃礫，蔣芋青蘋，布濩閔澤，延曼太原，麗靡廣衍，應風披靡，吐芳揚烈，郁郁斐斐，衆香發越，旉響布寫，晻曖苾勃。於是乎周覽泛觀，嗔盼軋物，芒芒恍忽，視之無端，察之無崖，日

出東沼，入於西陂。其南則隆冬生長，踊水躍波；獸則獠旄獬犛，沈牛塵麋，赤首圓題，窮奇象犀。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，涉冰揭河；獸則麒麟角觶，駒駘橐駝，蛩蛩驪騏，馱馱驢騾。於是乎離宮別館，彌山跨谷，高廊四注，重坐曲閣，華棖壁璫，輦道纒屬，步櫚周流，長途中宿，夷夔築堂，纍臺增成，巖突洞房，俛杳眇而無見，仰攀椽而捫天，奔星更於閨闔，宛虹拖於楯軒，青蚪蚴蟉於東箱，象輿婉蟬於西清，靈囿燕於閭觀，偃佺之倫暴於南榮，醴泉涌於清室，通川過乎中庭，槃石振崖，嶽巖倚傾，差峩礧礧，刻削崢嶸，玫瑰碧琳，珊瑚叢生，瑇瑁旁唐，瑣編文鱗，赤瑕駁犖，雜舌其間，垂綏琬琰，和氏出焉。於是乎盧橘夏孰，黃甘橙棗，枇杷燃柿，棊棊厚朴，栲栳楊梅，櫻桃蒲陶，隱夫鬱棗，檟檟荔枝，羅乎後宮，列乎北園。貽丘陵，下平原，揚翠葉，机紫莖，發紅華，秀朱榮，煌煌扈扈，照曜鉅野。沙棠檟櫛，華汜檟櫛，留落胥餘，仁頻并閭，欒檀木蘭，豫章女貞，長千仞，大連抱，夸條直暢，實葉蔭茂，攢立叢倚，連卷累侷，崔錯發軌，阡衡闢，垂條扶於落英，幡纒紛容蕭蔘，旖旎從風，瀏莅踟吸。蓋象金石之聲，管籥之音。柴池芘鹿，旋環後宮，雜選累輯，被山緣谷，循阪下隰，視之無端，究之無窮。於是玄猿素雌，蝓蠓飛鷗，蛭蜩蠖，蜥胡穀蛻，棲息乎其間，長嘯哀鳴，翩幡互經，天

矯枝格，偃蹇杪顛。於是乎險絕梁，騰殊榛，捷垂條，踔稀間，牢落陸離，爛曼遠遷，若此輩者，數千百處。嬉游往來，宮宿館客，庖厨不徙，後宮不移，百官備具。於是乎背秋涉冬，天子校獵，乘鏤象，六玉虬，拖蜺旌，靡雲旗，前皮軒，後道游，孫叔奉轡，衛公駢乘，扈從橫行，出乎四校之中；鼓嚴簿，縱獠者，江河爲陸，泰山爲櫓，車騎轟起，隱天動地。先後陸離，離散別追，淫淫裔裔，緣陵流澤，雲布雨施，生貔豹，搏豺狼，手熊羆，足野羊，蒙鷓蘇，袴白虎，被幽文，跨野馬，陵三變之危，下積歷之坻，徑險赴險，越壑厲水，推蜚廉，弄解豸，格瑕蛤，鋌猛氏，冒驪裏，射封豕，箭不苟害，解脰陷腦，弓不虛發，應聲而倒。於是乎乘輿彌節，裴回，翱翔往來，睨部曲之進退，覽將率之變態。然後浸潭促節，儵復遠去，流離輕禽，蹙履狡獸，轄白鹿，捷狡兔，軼赤電，遺光耀，追怪物，出宇宙，彎繁弱，滿白羽，射游臯，櫟蜚虬，擇肉後發，先中命處，弦矢分，藝殪仆。然後揚節而上浮，陵驚風，歷駭飈，乘虛無，與神俱，麟玄鶴，亂昆雞，適孔鸞，促駸議，拂鷺鳥，捎鳳皇，捷鴛鴦，掩焦明，道盡塗殫，迴車而還。招搖乎襄羊，降集乎北紘，率乎直指，闔乎反鄉。蹙石闕，歷封巒，過雉鵠，望露寒，下棠梨，息宜春，西馳宣曲，濯鷄牛首，登龍臺，掩細柳，觀士大夫之勤略，鈞獠者之所得獲，觀徒車之所轉轅，乘騎之所蹂若，人

民之所蹈躡，與其窮極倦飢，驚憚偪伏，不被創刃而死者，佗佗籍籍，填坑滿谷，揜平彌澤。於是乎游戲懈怠，置酒乎昊天臺，張樂乎轆轤之宇，撞千石之鐘，立萬石之鉦，建翠華之旗，樹靈鼉之鼓，奏陶唐氏之舞，聽葛天氏之歌，千人唱，萬人和，山陵爲之震動，川谷爲之蕩波。巴、俞、宋、蔡，淮南于遮，文成顛歌，族舉遞奏，金鼓迭起，鏗鎗鏘，洞心駭耳。荆、吳、鄭、衛之聲，韶、護、武、象之樂，陰淫案衍之音，鄢郢繽紛，激楚結風，俳優侏儒，狄鞮之倡，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，麗靡爛漫於前，靡曼美色於後。若夫青琴、宓妃之徒，絕殊離俗，妖冶嫵都，靚莊刻飭，便嬛倜儻，柔橈嫵媚，斌媚娉嫵，批獨繭之褕袿，眇閭易以戍削。嫵媠徹循，與世殊服，芬香漚鬱，酷烈淑郁，皓齒粲爛，宜笑的皪，長眉連娟，微睇繇藐，色授魂與，心愉於側。

於是酒中樂酣，天子芒然而思，似若有亡，曰：『嗟乎，此泰奢侈！朕以覽聽餘閒，無事棄日，順天道以殺伐，時休息於此，恐後世靡麗，遂往而不反，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。』於是乃解酒罷獵，而命有司曰：『地可以墾辟，悉爲農郊，以瞻萌隸；墮牆填塹，使山澤之民得至焉。實陂池而勿禁，虛宮觀而勿仞；發倉廩以振貧窮，補不足，恤鰥寡，存孤獨。出德號，省刑罰，改制度，易服色，更正朔，與天下爲始。』

於是歷吉日以齊戒，襲朝衣，乘法駕，建華旗，鳴玉鸞，游乎六藝之囿，驚乎仁義之塗，覽觀春秋之林，射狸首，兼騶虞，弋玄鶴，建干戚，載雲罕，揜羣雅，悲伐檀，樂樂胥，修容乎禮園，翱翔于書圃，述易道，放怪獸，登明堂，坐清廟，恣羣臣奏得失，四海之內，靡不受獲。

於斯之時，天下大說，嚮風而聽，隨流而化，喟然興道而遷義，刑錯而不用，德隆乎三皇，功羨於五帝。若此故獵，乃可喜也。若夫終日暴露馳騁，勞神苦形，罷車馬之用，抗士卒之精，費府庫之財，而無德厚之恩，務在獨樂，不顧衆庶，忘國家之政，而貪雉兔之獲，則仁者不由也。從此觀之，齊楚之事，豈不哀哉！地方不過千里，而囿居九百，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。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，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！

『於是二子愀然改容，超若自失，遂巡避席曰：「鄙人固陋，不知忌諱，乃今日見教，謹聞命矣！」』

爲郎

賦奏，天子以爲郎。

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，山谷水泉萬物，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，侈靡過其實，且

非義理所尚，故刪取其要，歸正道而論之。

相如爲郎數歲，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僂中，發巴蜀吏卒千人；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，用興法誅其渠帥。巴蜀民大驚恐。上聞之，乃使相如責唐蒙，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。檄曰：

「告巴蜀太守，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，時侵犯邊境，勞士大夫。陛下卽位，存撫天下，輯安中國，然後興師出兵，北征匈奴，單于怖駭，交臂受事，詘膝請和；康居西域，重譯請朝，稽首來享；移師東指，閩越相誅；右弔番禺，太子入朝。南夷之君，西僂之長，常效貢職，不敢怠墮，延頸舉踵，喁喁然皆爭歸義，欲爲臣妾；道里遼遠，山川阻深，不能自致。夫不順者已誅，而爲善者未賞，故遣中郎將往賓之，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，以奉幣帛，衛使者不然，靡有兵革之事，戰鬪之患。今聞其乃發軍興制，驚懼子弟，憂患長老，郡又擅爲轉粟運輸，皆非陛下之意也。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，亦非人臣之節也。」

「夫邊郡之士，聞烽舉燧燔，皆攝弓而馳，荷兵而走，流汗相屬，唯恐居後，觸白

喻巴蜀檄

刃，冒流矢，義不反顧，計不旋踵，人懷怒心，如報私讎；彼豈樂死惡生，非編列之民，而與巴蜀異主哉？計深慮遠，急國家之難，而樂盡人臣之道也。故有剖符之封，析珪而爵，位爲通侯，居列東第，終則遺顯號於後世，傳土地於子孫，行事甚忠敬，居位甚安佚，名聲施於無窮，功烈著而不滅。是以賢人君子，肝腦塗中原，膏液潤野草，而不辭也。今奉幣役至南夷，即自賊殺，或亡逃抵誅，身死無名，謚爲至愚，耻及父母，爲天下笑。人之度量相越，豈不遠哉！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，父兄之教不先，子弟之率不謹也；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；其被刑戮不亦宜乎？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，悼不肖愚民之如此，故遣信使曉喻百姓，以發卒之事，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，讓三老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。方今田時，重煩百姓，已親見近縣，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，檄到，亟下縣道，使咸知陛下之意，唯毋忽也！』

相如還報。

唐蒙已略通夜郎，因通西南夷道，發巴蜀廣漢卒，作者數萬人。治道二歲，道不成，士卒多物故，費以巨萬計。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。

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，得賞賜多，多欲願爲內臣妾，請吏比南夷。天子問

定西南夷

相如，相如曰：「邛、笮、冉駹者，近蜀，道亦易通，秦時嘗通爲郡縣，至漢興而罷。今誠復通，爲置郡縣，愈於南夷。」天子以爲然，乃拜相如爲中郎將，建節往使。副使王然于、壺充國、呂越人，馳四乘之傳，因巴、蜀吏幣物以賂西夷。至蜀，蜀太守以下郊迎，縣令負弩矢先驅，蜀人以爲寵。於是卓王孫、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。卓王孫喟然而歎，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。而厚分與其女財，與男等同。

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，邛、笮、冉駹、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，除邊關。關益斥，西至沫，若水；南至牂柯爲徼，通零關道，橋孫水，以通邛都。還報天子，天子大說。

相如使時，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，唯大臣亦以爲然。相如欲諫，業已建之，不敢，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，而已詰難之，以風天子。且因宣其使指，令百姓知天子之意。其辭曰：

「漢興七十有八載，德茂存乎六世，威武紛紜，湛恩汪濊，羣生澍濡，洋溢乎方外。於是乃命使西征，隨流而攘，風之所被，罔不披靡。因朝冉從駹，定笮存邛，略斯榆，舉苞滿。結軌還轅，東鄉將報，至于蜀都，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，儼然造焉。辭畢，因進曰：「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，其義羈縻勿絕而已；今罷三

難蜀父老

郡之士，通夜郎之塗，三年於茲，而功不竟，士卒勞倦，萬民不贍，今又接以西夷，百姓力屈，恐不能卒業，此亦使者之累也，竊爲左右患之。且夫邛、笮、西夔之與中國並也，歷年茲多，不可記已。仁者不以德來，彊者不以力并，意者其殆不可乎！今割齊民以附夷狄，弊所恃以事無用，鄙人固陋，不識所謂。」使者曰：「烏謂此邪？必若所云，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，余尙惡聞若說。然斯事體大，固非觀者之所覲也。余之行急，其詳不可得聞已，請爲大夫粗陳其略：蓋世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後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後有非常之功。非常者，固常之所異也。故曰：非常之原，黎民懼焉。及臻厥成，天下晏如也。昔者鴻水淳出，汜濫衍溢，民人登降移徙，崎嶇而不安，夏后氏戚之，乃堙鴻水，決江疏河，漉沈瞻菑，東歸之於海，而天下永寧。當斯之勤，豈唯民哉？心煩於慮，而身親其勞，躬胝無胈，膚不生毛，故休烈顯乎無窮，聲稱浹乎于茲。且夫賢君之踐位也，豈特委瑣握躡，拘文牽俗，循誦習傳，當世取說云爾哉？必將崇論閎議，創業垂統，爲萬世規。故馳騫乎兼容并包，而勤思乎參天貳地。且詩不云乎：『普天之下，莫匪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』是以六合之內，八方之外，浸溥衍溢，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，賢君恥之。今封

疆之內，冠帶之倫，咸獲嘉祉，靡有闕遺矣。而夷狄殊俗之國，遼絕異黨之地，舟輿不通，人迹罕至，政教未加，流風猶微，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，外之則邪行橫作，放弑其上，君臣易位，尊卑失序，父兄不辜，幼孤爲奴，係纍號泣，內嚮而怨曰：『蓋聞中國有至仁焉，德洋而恩普，物靡不得其所，今獨曷爲遺已！』舉踵思慕，若枯旱之望雨，盤夫爲之垂涕，況乎上聖，又惡能已？故北出師以討彊胡，南馳使以誚勁越。四面風德，二方之君鱗集仰流，願得受號者以億計。故乃關沫若，徼牂柯，鏤零山，梁孫原，創道德之塗，垂仁義之統，將博恩廣施，遠撫長駕，使䟽迹不閉，阻深闇昧，得耀乎光明，以偃甲兵於此，而息誅伐於彼，遐邇一體，中外提福，不亦康乎？夫拯民於沈溺，奉至尊之休德，反衰世之陵遲，繼周氏之絕業，斯乃天子之急務也，百姓雖勞，又惡可以已哉？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，而終於佚樂者也。然則受命之符，合在於此矣。方將增泰山之封，加梁父之事，鳴和鸞，揚樂頌，上咸五，下登三。觀者未睹指，聽者未聞音，猶鷓明已翔乎寥廓，而羅者猶視乎藪澤，悲夫！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，而失厥所以進，喟然並稱曰：『允哉漢德，此鄙人之所願聞也！百姓雖怠，請以身先之！』敞罔靡徙，因遷延而辭避。』

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，失官。居歲餘，復召爲郎。

相如口吃而善著書。常有消渴疾。與卓氏婚，饒於財。其進仕宦，未嘗肯與公卿

國家之事，稱病閒居，不慕官爵。常從上至長楊獵，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，馳逐野獸，相

如上疏諫之，其辭曰：

諫獵疏

「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，故力稱鳥獲，捷言慶忌，勇期贗育。臣之愚竊以

爲人誠有之，獸亦宜然。今陛下好陵阻險，射猛獸，卒然遇軼材之獸，駭不存之地，

犯屬車之清塵，輿不及還轅，人不暇施巧，雖有鳥獲、逢蒙之伎，力不得用，枯木朽株

盡爲害矣。是胡越起於轂下，而羌夷接軫也，豈不殆哉！雖萬全無患，然本非天

子之所宜近也。

「且夫清道而後行，中路而後馳，猶時有銜橛之變，而况涉乎蓬蒿，馳乎丘墳，

前有利獸之樂，而內無存變之意，其爲禍也不亦難矣！夫輕萬乘之重，不以爲安，

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，以爲娛，臣竊爲陛下不取也！

「蓋明者遠見於未萌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。禍固多藏於隱微，而發於人之

所忽者也。故鄙諺曰：「家累千金者，坐不垂堂。」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！

上善之。

還過宜春宮，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。其辭曰：

「登陂之長阪兮，全入曾宮之差峩。臨曲江之澧州兮，望南山之參差。巖巖深山之鏗鏗兮，通谷澗兮谿谿。汨滅噏習以永逝兮，注平臯之廣衍。觀衆樹之擗夔兮，覽竹林之榛榛。東馳土山兮，北揭石瀨。彌節容與兮，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，亡國失勢；信讒不寤兮，宗廟滅絕。嗚呼哀哉！操行之不得兮，墳墓蕪穢而不脩兮，魂無歸而不食。夔邈絕而不齊兮，彌久遠而愈休。精罔闔而飛揚兮，拾九天而永逝。嗚呼哀哉！」

相如拜爲孝文園令。

天子旣美子虛之事，相如見上好僊道，因曰：「上林之事，未足美也，尙有靡者。臣嘗爲大人賦，未就，請具而奏之。」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間，形容甚臞，此非帝王之僊意。

大人賦

也，乃遂就大人賦。其辭曰：

『世有大人兮，在于中州。宅彌萬里兮，曾不足以少留。悲世俗之迫隘兮，竭輕舉而遠游。垂絳幡之素蜺兮，載雲氣而上浮。建格澤之長竿兮，總光耀之采旄。垂旬始以為幃兮，拙彗星而為髻。掉指橋以偃蹇兮，又旖旎以招搖。攬櫂、檜以為旌兮，靡屈虹而為綢。紅杏渺以眩潛兮，焱風涌而雲浮。駕應龍象輿之螭略透麗兮，駢赤螭青蚪之螭繆蜿蜒。低叩天蟠据以驕驚兮，詘折隆窮躩以連卷。沛艾赳螭伋以佻儻兮，放散畔岸驥以辱顏。踳躩輶轄容以委麗兮，綢繆偃蹇怵奠以梁倚。糾蓼叫募蹋以縵路兮，蔑蒙踊躍騰而狂趨。莅颯卉翕燹至電過兮，煥然霧除，霍然雲消。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，與真人乎相求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，橫厲飛泉以正東。悉徵靈圜而選之兮，部乘衆神於瑤光。使五帝先導兮，反太一而從陵陽。左玄冥而右含靈兮，前陸離而後滈滈。厮征伯僑而役羨門兮，屬岐伯使尙方。祝融驚而蹕御兮，清霧氣而後行。屯余車其萬乘兮，綵雲蓋而樹華旗。使勾芒其將行兮，吾欲往乎南嬉。歷唐堯於崇山兮，過虞舜於九疑。紛湛湛其差錯兮，雜選膠葛以方馳。騷擾衝蕤其相紛拏兮，滂溲泱泱灑灑

以林離。鑽羅列聚叢以龍膏兮，衍曼流爛壇以陸離。徑入靄室之砰磷鬱律兮，洞出鬼谷之崑崙嵬穰。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，竭渡九江而越五河。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，杭絕浮渚而涉流沙。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，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。時若菱菱將混濁兮，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。西望崑崙之軋沕泐忽兮，直徑馳乎三危。排闥闔而入帝宮兮，載玉女而與之歸。舒閔風而搖集兮，亢烏騰而一止。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，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首。載勝而穴處兮，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。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，雖濟萬世不足以喜。回車竭來兮，絕道不周。會食幽都，呼吸沆瀣，飡朝霞兮，嚙咀芝英兮，噉瓊華。媵侵潯而高縱兮，紛鴻涌而上厲。貫列缺之倒景兮，涉豐隆之滂沛。馳游道而脩降兮，驚遺霧而遠逝。迫區中之隘陝兮，舒節出乎北垠。遺屯騎於玄闕兮，軼先驅於寒門。下崢嶸而無地兮，上寥廓而無天。視眩眠而無見兮，聽愴恍而無聞。乘虛無而上假兮，超無友而獨存。』

相如既奏大人之頌，天子大說，飄飄有凌雲之氣，似游天地之間意。

以病卒

辨封禪文

册三，頁六一三

相如既病免，家居茂陵，天子曰：『司馬相如病甚，可往從悉取其書，若不然，後失之矣。』使所忠往，而相如已死，家無書。問其妻，對曰：『長卿固未嘗有書也。時時著書，人又取去，即空居。長卿未死時，為一卷書，曰：『有使者來求書，奏之。』無他書。』其遺札書言封禪事，奏所忠。忠奏其書，天子異之。其書曰：

『伊上古之初肇，自昊穹兮生民，歷撰列辟，以迄于秦。率邇者踵武；逖聽者

風聲。紛綸葳蕤，堙滅而不稱者，不可勝數也。續韶夏，崇號諡，略可道者七十有

二君，罔若淑而不昌，疇逆失而能存。軒轅之前，遐哉邈乎，其詳不可得聞也。五

三六經，載籍之傳，維見可觀也。書曰：『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』因斯以談，君莫

盛於唐堯，臣莫賢於后稷。后稷創業於唐，公劉發迹於西戎；文王改制，爰周郅隆。

大行越成，而後陵夷衰微，千載無聲。豈不善始善終哉！然無異端，慎所由於前，

謹遺教於後耳。故軌迹夷易，易遵也；湛恩濛涌，易豐也；憲度著明，易則也；垂統理

順，易繼也。是以業隆於緼櫛，而崇冠于二后。揆厥所元，終都攸卒，未有殊尤絕

迹，可考于今者也，然猶躡梁父，登泰山，建顯號，施尊名。大漢之德，澆涌原泉，沕涌

漫衍，旁魄四塞，雲霧霧散，上暢九垓，下泝八埏，懷生之類，霑濡浸潤，協氣橫流，武節

司馬相如列傳

（史記一一七，列傳五七）

二一

飄逝，邇陝游原，迥闊泳沫，首惡湮沒，闇昧昭哲，昆蟲凱澤，回首面內。然後囿騶虞之珍羣，徵麋鹿之怪獸，奠一莖六穗於庖，犧雙貉共抵之獸，獲周餘珍，收龜于岐，招翠黃乘龍於沼。鬼神接靈囿，賓於閒館，奇物譎詭，俶儻窮變。欽哉，符瑞臻茲，猶以爲薄，不敢道封禪！蓋周躍魚隕杭，休之以燎，微夫斯之爲符也，以登介丘，不亦惡乎？進讓之道，其何爽與？」

於是大司馬進曰：「陛下仁育羣生，義征不憚，諸夏樂貢，百蠻執贄，德侔往初，功無與二，休烈浹洽，符瑞衆變，期應紹至，不特創見。意者泰山、梁父，設壇場望幸，蓋號以況榮，上帝垂恩儲祉，將以薦成，陛下謙讓而弗發也，挈三神之驪，缺王道之儀，羣臣惡焉。或謂且天爲質闇，珍符固不可辭，若然辭之，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。亦各並時而榮，咸濟世而屈，說者尙何稱於後，而云七十二君乎？夫修德以錫符，奉符以行事，不爲進越，故聖王弗替，而修禮地祇，謁款天神，勒功中嶽，以彰至尊，舒盛德，發號榮，受厚福，以浸黎民也。皇哉斯事！天下之壯觀，王者之不業，不可貶也。願陛下全之！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，使獲耀日月之末光，絕炎，以展采錯事，猶兼正列其義，校飭厥文，作春秋一藝，將襲舊六爲七，攄之無窮，俾萬世得激清流，揚微波，蜚英聲，騰茂實。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

爲稱首者用此。 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。」

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：『愉乎，朕其試哉！』 乃遷思回慮，總公卿之議，詢封禪之事，

詩大澤之博，廣符瑞之富。 乃作頌曰：

武帝作頌

『自我天覆，雲之油油；甘露時雨，厥壤可游；滋液滲漉，何生不育；嘉穀六穗，我
穡曷蓄；非唯雨之，又潤澤之；非唯濡之，汎專濩之；萬物熙熙，懷而慕思；名山顯位，望
君之來；君乎君乎，侯不邁哉？ 般般之獸，樂我君囿；白質黑章，其儀可嘉；皎皎睦睦，
君子之態；蓋聞其聲，今觀其來；厥塗靡蹤，天瑞之徵；茲亦於舜，虞氏以興。 濯濯之
麟，游彼靈時；孟冬十月，君徂郊祀；馳我君輿，帝以享祉；三代之前，蓋未嘗有。 宛宛
黃龍，興德而升；采色炫燿，燁炳輝煌；正陽顯見，覺寤黎烝；於傳載之，云受命所乘；厥
之有章，不必諳諳；依類託寓，諭以封禪；披藝觀之，天人之際已交，上下相發允荅。
聖王之德，兢兢翼翼也。 故曰興必慮衰，安必思危。 是以湯武至尊嚴，不失肅祇；
舜在假典，顧省厥遺；此之謂也。』

司馬相如既卒五歲，天子始祭后土。 八年而遂先禮中嶽，封于太山，至梁父，禪肅然。

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，與五公子相難，草木書篇，不采；采其尤著公卿者云。

太史公曰：春秋推見至隱，易本隱之以顯，大雅言王公大人，而德逮黎庶，小雅譏小己之得失，其流及上，所以言雖外殊，其合德一也。相如雖多虛辭濫說，然其要歸引之節儉，此與詩之風諫何異？

漢書贊

揚雄以爲靡麗之賦，勸百風一，猶馳騁鄭衛之聲，曲終而奏雅，不已虧乎？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。

淮南衡山列傳

——史記一一八，列傳五八——

淮南厲王

淮南厲王長者，高祖少子也，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。高祖八年，從東垣過趙，趙王獻之美人，厲王母得幸焉，有身。趙王敖弗敢內宮，爲築外宮而舍之。及貫高等謀反，栢人事發覺，并逮治王，盡收捕王母、兄弟、美人，繫之河內。厲王母亦繫，告吏曰：「得幸上，有身。」吏以聞上，上方怒趙王，未理厲王母。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，呂后妬，弗肯白，辟陽侯不彊爭。及厲王母已生厲王，恚，即自殺。吏奉厲王詣上，上悔，令呂后母之，而葬厲王母真定。——真定，厲王母之家在焉，父世縣也。

高祖十一年十月，淮南王黥布反，立子長爲淮南王，王黥布故地，凡四郡。上自將兵擊滅布，厲王遂即位。厲王蚤失母，常附呂后，孝惠、呂后時，以故得幸無患害。而常心怨辟陽侯，弗敢發。

及孝文帝初即位，淮南王自以爲最親，驕蹇，數不奉法。上以親故，常寬赦之。

三年，入朝，甚橫。從上入苑圍獵，與上同車，常謂上大兄。厲王有材力，力能扛鼎，乃

往請辟陽侯。辟陽侯出見之，卽自袖鐵椎椎辟陽侯，令從者魏敬劉之。厲王乃馳走闕

下，肉袒謝曰：「臣母不當坐趙事，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，呂后弗爭，罪一也；趙王如意子母

無罪，呂后殺之，辟陽侯弗爭，罪二也；呂后王諸呂，欲以危劉氏，辟陽侯弗爭，罪三也；臣謹爲

天下誅賊臣辟陽侯，報母之仇，謹伏闕下請罪。」孝文傷其志爲親故，弗治，赦厲王。

當是時，薄太后及太子、諸大臣皆憚厲王，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，不用漢法，出入稱警

蹕，稱制，自爲法令，擬於天子。

六年，令男子但等七十人，與棘蒲侯柴武、太子奇謀，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，令人使閩

越、匈奴。事覺，治之，使使召淮南王。

淮南王至長安，丞相臣張倉、典客臣馮敬、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、廷尉臣賀，備盜賊

中尉臣福昧死言：

淮南王長廢先帝法，不聽天子詔，居處無度，爲黃屋蓋乘輿，出入擬於天子，擅

爲法令，不用漢法；及所置吏，以其郎中春爲丞相，聚收漢諸侯人，及有罪亡者，匿與居，爲治家室，賜其財物爵祿田宅，爵或至關內侯，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，欲以有爲大夫。但士五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，欲以危宗廟社稷。使開章陰告長，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。開章之淮南，見長，長數與坐語飲食，爲家室娶婦，以二千石俸奉之。開章使人告但，已言之王。春使使報但等。吏覺知，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。長匿不予，與故中尉藺忌謀，殺以閉口，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。謾吏曰：『不知安在。』又佯聚土，樹表其上，曰：『開章死，埋此下。』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，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，爲命棄市罪，詐捕命者以除罪。擅罪人，罪人無告，劾繫治城旦，春以上十四人，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，城旦，春以下五十八人，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。

前日長病，陛下憂苦之，使使者賜書、棗脯。長不欲受賜，不肯見拜使者。

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，反，淮南吏卒擊之。陛下以淮南民貧苦，遣使者賜長

帛五千匹，以賜吏卒勞苦者。長不欲受賜，謾言曰：『無勞苦者。』

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，忌擅燔其書，不以聞。吏請召治忌，長不遣，謾言

曰，「忌病。」

春，又請長，願入見，長怒曰，「女欲離我自附漢！」

長當棄市，臣請論如法。

制曰，「朕不忍致法於王，其與列侯二千石議。」

臣倉、臣敞、臣逸、臣福、臣賀、昧死言：

臣謹與列侯、吏、二千石、臣嬰等四十三人議，皆曰，「長不奉法度，不聽天子詔，

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，厚養亡命，欲以有爲。」臣等議論如法。

制曰，「朕不忍致法於王，其赦長死罪，廢勿王。」

臣倉等昧死言：

長有大死罪，陛下不忍致法，幸赦，廢勿王。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，遣其子母

從居，縣爲築蓋家室，皆廩食給薪、菜、鹽、豉、炊食器、席蓐。臣等昧死請，請布告天下。

制曰，「計食長，給肉日五斤，酒二斗。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，他可。盡誅所與

謀者。」

於是乃遣淮南王，載以輜車，令縣以次傳。是時袁盎諫上曰，「上素驕淮南王，弗爲

置嚴傅相，以故至此。且淮南王爲人剛，今暴摧折之，臣恐卒逢霧露病死；陛下爲有殺弟之名，奈何？」上曰：「吾特苦之耳，今復之。」縣傳淮南王者，皆不敢發車封。淮南王乃謂侍者曰：「誰謂乃公勇者？」吾安能勇！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！人生一世間，安能邑邑如此！」乃不食死。

至雍，雍令發封，以死聞。上哭甚悲，謂袁盎曰：「吾不聽公言，卒亡淮南王！」盎曰：「不可奈何！願陛下自寬！」上曰：「爲之奈何？」盎曰：「獨斬丞相、御史以謝天下，乃可。」上即令丞相、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，不發封餽侍者，皆棄市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，守冢三十戶。

孝文八年，上憐淮南王，淮南王有子四人，皆七八歲，乃封子安爲阜陵侯；子勃爲安陽侯；子賜爲周陽侯；子良爲東成侯。

孝文十二年，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：「一尺布，尙可縫；一斗粟，尙可舂；兄弟二人，不能相容！」上聞之，乃歎曰：「堯舜放逐骨肉，周公殺管、蔡，天下稱聖，何者？不以私害公。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？」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，而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，置

園復如諸侯儀。

孝文十六年，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。

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，自使失國蚤死，乃立

其三子：阜陵侯安爲淮南王；安陽侯勃爲衡山王；周陽侯賜爲廬江王，皆復得厲王時地，參分之。東城侯良前薨，無後也。

*

*

*

*

*

孝景三年，吳、楚七國反，吳使者至淮南，淮南王欲發兵應之，其相曰：『大王必欲發兵應吳，臣願爲將。』王乃屬相兵。淮南相已將兵，因城守，不聽王而爲漢；漢亦使曲城侯

將兵救淮南，淮南以故得完。吳使者至廬江，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。吳使者至衡山，

衡山王堅守，無二心。

孝景四年，吳、楚已破，衡山王朝，上以爲貞信，乃勞苦之曰：『南方卑溼，徙衡山王王濟

北。』所以褒之。及薨，遂賜諡爲貞王。廬江王邊越，數使使相交，故徙爲衡山王，王江

北。淮南王如故。

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，鼓琴，不喜弋獵，狗馬，馳騁，亦欲以行陰德，拊循百姓，流譽天下。時時怨望厲王死，時欲畔逆，未有因也。

及建元二年，淮南王入朝。素善武安侯，——武安侯時爲太尉，——乃逆王霸上，與王語曰：『方今上無太子，大王親高皇帝孫，行仁義，天下莫不聞；卽宮車一日晏駕，非大王當誰立者？』淮南王大喜，厚遺武安侯金財物，陰結賓客，拊循百姓，爲畔逆事。

建元六年，彗星見，淮南王心怪之。或說王曰：『先吳軍起時，彗星出，長數尺，然尙流血千里。今彗星長竟天，天下兵當大起。』王心以爲上無太子，天下有變，諸侯並爭，愈益治器械，攻戰具，積金錢，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。諸辨士爲方略者，妄作妖言，諂諛王，王喜，多賜金錢，而謀反滋甚。

淮南王有女陵，慧，有口辯；王愛陵，常多予金錢，爲中訶長安，約結上左右。

元朔三年，上賜淮南王几杖，不朝。

淮南王王后荼，王愛幸之。王后生太子遷，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爲妃。王謀爲反具，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，乃與太子謀，令詐弗愛，三月不同席。王乃詳爲怒太子，

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，太子終不近妃。妃求去，王乃上書謝歸去之。

王后荼，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，王擅國權，侵奪民田宅，妄致繫人。

元朔五年，太子學用劍，自以爲人莫及，聞郎中雷被巧，乃召與戲。被一再辭讓，誤中

太子。太子怒，被恐——此時有欲從軍者，輒詣京師——被卽願奮擊匈奴。太子遷數

惡被於王，王使郎中令斥免，欲以禁後，被遂亡至長安，上書自明。詔下其事廷尉河南

河南治逮淮南太子，王、王后計欲無遣太子，遂發兵反，計猶豫十餘日未定。會有詔，卽訊

太子。當是時，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，劾不敬。王以請相，相弗聽。王使人上

書告相，事下廷尉治。蹤跡連王，王使人候伺漢公卿，公卿請逮捕治王。王恐事發，太子

遷謀曰：『漢使卽逮王，王令人衣衛士衣，持戟居庭中，王旁有非是，則刺殺之，臣亦使人刺

殺淮南中尉，乃舉兵，未晚。』是時上不許公卿請，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。王聞漢使

來，卽如太子謀計。漢中尉至，王視其顏色和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，王自度無何不發。中

尉還，以聞。公卿治者曰：『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者，雷被等廢格明詔，當棄市。』詔

弗許。公卿請廢勿王，詔弗許。公卿請削五縣，詔削五縣。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，罰以

削地。中尉入淮南界，宣言赦王。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，未知得削地，聞漢使來，恐其捕

之，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；及中尉至，即賀王，王以故不發。其後自傷曰：『吾行仁義見削，甚恥之！』然淮南王削地之後，其爲反謀益甚。諸使道從長安來，爲妄妖言，言上無男，漢不治，即喜；即言漢廷治，有男，王怒，以爲妄言，非也。

王日夜與伍被、左吳等案輿地圖，部署兵所從入。王曰：『上無太子，宮車即晏駕，廷

臣必徵膠東王，不即常山王，諸侯並爭，吾可以無備乎？且吾高祖孫，親行仁義，陛下遇我

厚，吾能忍之；萬世之後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！』王坐東宮，召伍被與謀，曰：『將軍上！』

被悵然曰：『上寬赦大王，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？』臣聞子胥諫吳王，吳王不用，乃曰：『

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！』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，露霑衣也！』王怒，繫伍被父母，

囚之。三月，復召曰：『將軍許寡人乎？』被曰：『不，直來爲大王畫耳。』臣聞聰者聽於

無聲；明者見於未形；故聖人萬舉萬全。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，列爲三代，此所謂因

天心以動作者也，故海內不期而隨。此千歲之可見者。夫百年之秦，近世之吳、楚，亦足

以喻國家之存亡矣。臣不敢避子胥之誅，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。昔秦絕先王之道，殺

術士，燔詩書，棄禮義，尙詐力，任刑罰，轉負海之粟，致之西河。當是之時，男子疾耕不足於

糟糠，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。遣蒙恬築長城，東西數千里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，死者不可勝數，僵尸千里，流血頃畝，百姓力竭，欲爲亂者十家而五。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，還爲僞辭曰：「臣見海中大神言曰：『汝西皇之使邪？』」臣答曰：「然。」『汝何求？』曰：『願請延年益壽藥。』」神曰：『汝秦王之禮薄，得觀而不得取。』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，見芝成宮闕。有使者，銅色而龍形，光上照天。於是臣再拜問曰：「宜何資以獻？」海神曰：「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，即得之矣。」秦皇帝大說，遣振男女三千人，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。徐福得平原廣澤，止王不來。於是百姓悲痛相思，欲爲亂者十家而六。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，尉佗知中國勞極，止王不來，使人上書，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，以爲士卒衣補。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。於是百姓離心瓦解，欲爲亂者十家而七。客謂高皇帝曰：「時可矣。」高皇帝曰：「待之，聖人當起東南。」間不一年，陳勝、吳廣發矣，高皇始於豐沛一倡，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。此所謂蹈瑕候間，因秦之亡而動者也。百姓願之，若旱之望雨，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，功高三王，德傳無窮。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，獨不觀近世之吳、楚乎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，復不朝，王四郡之衆，地方數千里。內鑄消銅以爲錢，東煮海水以爲鹽，上取江陵木以

爲船——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，——國富民衆，行珠玉金帛，賂諸侯、宗室、大臣，——獨竇氏不與。——計定謀成，舉兵而西。破於大梁，敗於狐父，奔走而東，至於丹徒，越人禽之，身死絕祀，爲天下笑。夫以吳、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？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。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、楚之一；天下安寧，有萬倍於吳、楚之時。願大王從臣之計；大王不從臣之計，今見大王事必不成，而語先泄也。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，於是作麥秀之歌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。故孟子曰，「紂貴爲天子，死曾不若匹夫。」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，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。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，必且賜絕命之書，爲羣臣先，死於東宮也！」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，涕滿匡而橫流，即起歷階而去。

王有孽子不害，最長，王弗愛，王、王后、太子皆不以爲子，兄數。不害有子建，材高有氣，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，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，而淮南獨二子：一爲太子，建父獨不得爲侯。建陰結交，欲告敗太子，以其父代之，太子知之，數捕繫而榜笞建。建具知太子之謀，欲殺漢中尉，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，「毒藥苦於口，利於病；忠言逆於耳，利於行。今淮南王孫建，材能高；淮南王王后荼，荼子太子遷，常疾害建。建

父不害無罪，擅數捕繫，欲殺之。今建在，可徵問，具知淮南陰事。」書聞，上以其事下廷尉，廷尉下河南治。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，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，乃深購淮南事於弘，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，深窮治其獄。河南治建，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，淮南王患之，欲發，問伍被曰：「漢廷治亂？」伍被曰：「天下治。」王意不說，謂伍被曰：「公何以言天下治也？」被曰：「被竊觀朝廷之政，君臣之義，父子之親，夫婦之別，長幼之序，皆得其理；上之舉錯，遵古之道，風俗紀綱，未有所缺也。重裝富賈，周流天下，道無不通，故交易之道行。南越賓服，羌、僂入獻，東甌入降，廣長榆，開朔方，匈奴折翅傷翼，失援不振。雖未及古太平之時，然猶爲治也。」王怒，被謝死罪。王又謂被曰：「山東卽有兵，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，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？」被曰：「被所善者黃義，從大將軍擊匈奴，還告被曰：『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，於士卒有恩，衆皆樂爲之用。騎上下山若蜚，材幹絕人。』被以爲材能如此，數將習兵，未易當也。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，言大將軍號令明，當敵勇敢，常爲士卒先。休舍，穿井未通，須士卒盡得水，乃敢飲。軍罷，卒盡已渡河，乃度。皇太后所賜金帛，盡以賜軍吏。雖古名將弗過也。」王默然。

淮南王見建已徵治，恐國陰事且覺，欲發，被又以爲難，乃復問被曰：「公以爲吳興兵

是邪非也？」被曰：「以爲非也。」吳王至富貴也，舉事不當，身死丹徒，頭足異處，子孫無遺類。臣聞吳王悔之甚，願王執慮之，無爲吳王之所悔。」王曰：「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！且吳何知反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。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口，周被下潁川兵，塞環轅伊闕之道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，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，何足憂？然此北尚有臨晉關、河東、上黨與河內、趙國。人言曰：「絕成臯之口，天下不通。」據三川之險，招山東之兵，舉事如此，公以爲何如？」被曰：「臣見其禍，未見其福也。」王曰：「左吳、趙賢、朱驕如皆以爲有福，什事九成；公獨以爲有禍無福，何也？」被曰：「大王之羣臣近幸，素能使衆者，皆前繫詔獄，餘無可用者。」王曰：「陳勝、吳廣無立錐之地，千人之聚，起於大澤，奮臂大呼，而天下響應，西至於戲，而兵百二十萬。今吾國雖小，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，非直適戍之衆，鐵鑿棘矜也，公何以言有禍無福？」被曰：「往者，秦爲無道，殘賊天下，興萬乘之駕，作阿房之宮，收太半之賦；發閭左之戍；父不寧子，兄不便弟，政苛刑峻，天下熬然若焦，民皆引領而望，傾耳而聽，悲號仰天，叩心而怨上，故陳勝大呼，天下響應。當今陛下臨制天下，一齊海內，汎愛蒸庶，布德施惠，口雖未言，聲疾雷霆；令雖未出，化馳如神；心有所懷，威動萬里；下之應上，猶影響也。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、楊熊也，大王以陳勝、吳

廣諭之，被以爲過矣。』王曰：『苟如公言，不可徼幸邪？』被曰：『被有愚計。』王曰：『奈何？』被曰：『當今諸侯無異心，百姓無怨氣，朔方之郡田地廣，水草美，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。臣之愚計，可僞爲丞相，御史請書，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，赦令除其罪，產五十萬以上者，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，益發甲卒，急其會日。又僞爲左、右都司空，上林中都官，詔獄逮書諸侯、太子、幸臣。如此則民怨，諸侯懼，即使辯武隨而說之，儻可徼幸，什得一乎？』王曰：『此可也。』雖然，吾以爲不至若此。』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，作皇帝璽，丞相、御史、大將軍、軍吏中二千石、都官、令、丞、印，及旁近郡太守、都尉印，漢使節法冠，欲如伍被計。使人僞得罪而西，事大將軍、丞相，一日發兵，使人即刺殺大將軍、青，而說丞相下之，如發蒙耳。王欲發國中兵，恐其相二千石不聽，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，僞失火宮中，相二千石救火，至即殺之。計未決，又欲令人衣求盜衣，持羽檄，從東方來，呼曰：『南越兵入界！』欲因以發兵。乃使人至廬江，會稽爲求盜。未發，王問伍被曰：『吾舉兵西鄉，諸侯必有應我者，卽無應，奈何？』被曰：『南收衡山以擊廬江，有尋陽之船，守下雒之城，結九江之浦，絕豫章之口，彊弩臨江而守，以禁南郡之下，東收江都，會稽，南通勁越，』

●『二千』下脫『石』字。

屈疆江淮間，猶可得延歲月之壽。」王曰：「善。無以易此，急則走越耳。」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。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，逮捕太子。至淮南，淮南王聞，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，欲殺而發兵。召相相至，內史以出為解。中尉曰：「臣受詔使，不得見王。」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，無益也，即罷相。王猶豫，計未決，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，所與謀者已死，以為口絕，乃謂王曰：「羣臣可用者皆前繫，今無足與舉事者。」王以非時發，恐無功，臣願會逮。」王亦偷欲休，即許太子。太子即自剄，不殊。伍被自詣吏，因告與淮南王謀反，反蹤跡具如此。

吏因捕太子，王后圍王宮，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，索得反具以聞。上下公卿治，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，豪傑數千人，皆以罪輕重受誅。

衡山王賜，淮南王弟也，當坐收，有司請逮捕衡山王，天子曰：「諸侯各以其國為本，不當相坐。」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。」趙王彭祖、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，皆曰：「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，謀反明白，當伏誅。」膠西王臣端議曰：「淮南王安廢法行邪，懷詐偽心，以亂天下，熒惑百姓，倍畔宗廟，妄作妖言，春秋曰：「臣無將，將而誅。」安罪重於將，謀反形已定，臣端所見其書、節、印、圖，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，甚大逆無道，當伏其法，而

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，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，不能相教，當皆免削，削爵爲士伍，毋得宦爲吏；其非吏，他贖死，金二斤八兩，以章臣安之罪，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，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。」丞相弘、廷尉湯等以聞，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。未至，淮南王安自剄殺。王后荼、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。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，欲勿誅，廷尉湯曰：「被首爲王畫反謀，被罪無赦。」遂誅被。國除，爲九江郡。

* * * * *

衡山王賜

衡山王賜，王后乘舒生子三人：長男爽爲太子，次男孝，次女無采。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，美人厥姬生子二人。

衡山王、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，間不相能。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，亦心結賓客以應之，恐爲所并。

元光六年，衡山王入朝，其謁者衛慶有方術，欲上書事天子，王怒，故劾慶死罪，彊榜服之。衡山內史以爲非是，卻其獄。王使人上書告內史，內史治，言王不直；王又數侵奪人田，壞人家以爲田，有司請逮治衡山王。天子不許，爲置吏二百石以上。衡山王以此恚。

與奚慈張廣昌謀，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，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。

王后乘舒死，立徐來爲王后，厥姬俱幸。兩人相妬，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：『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。』太子心怨徐來。徐來兄至衡山，太子與飲，以刃刺傷王后兄。王后怨怒，數毀惡太子於王。太子女弟無采，嫁棄歸，與奴姦，又與客姦；太子數讓無采，無采怒，不與太子通。王后聞之，卽善遇無采。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，附王后，王后以計愛之，與共毀太子，王以故數擊答太子。

元朔四年中，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，王疑太子使人傷之，答太子。後王病，太子時稱病，不侍。孝、王后無采惡太子，太子實不病，自言病，有喜色。王大怒，欲廢太子立其弟孝。王后知王決廢太子，又欲并廢孝。王后有侍者，善舞，王幸之，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，以汗之；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。太子爽知之，念后數惡己無已時，欲與亂以止其口。王后飲，太子前爲壽，因據王后股，求與王后臥。王后怒，以告王，王乃召欲縛而答之。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，乃謂王曰：『孝與王御者姦，無采與奴姦，王彊食，請上書。』卽倍王去。王使人止之，莫能禁，乃自駕追捕太子。太子妄惡言，王械繫太子宮中。孝

日益親幸。

王奇孝材能，乃佩之王印，號曰將軍，令居外宅，多給金錢，招致賓客。賓客來者，微知淮南、衡山有逆計，日夜從容勸之。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、陳喜作輶車鏃矢，刻天子璽，將相、軍吏印。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，數稱引吳、楚反時計畫，以約束。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，畏淮南起并其國，以爲淮南已西，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，望如是。

元朔五年秋，衡山王當朝，六年過淮南，淮南王乃昆弟語，除前卻，約束反具。衡山王即上書謝病，上賜書不朝。

元朔六年中，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，立孝爲太子。爽聞，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，言孝作輶車鏃矢，與王御者奸，欲以敗孝。白贏至長安，未及上書，吏捕贏，以淮南事繫。王聞爽使白贏上書，恐言國陰事，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。事下沛郡治。

元朔七年冬，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，未得，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。

吏劾孝首匿喜，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，恐其發之；聞律先自告，除其罪；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，卽先自告，告所與謀反者救赫、陳喜等。廷尉治驗，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。天子曰：『勿捕。』遣中尉安、大行息卽問王，王具以情實對。吏皆圍王宮而守之，中尉大行還，以聞，公卿請遣宗正、大行與沛郡雜治王。王聞，卽自剄殺。孝先自告反，除其罪；坐與王御婢姦，棄市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，及太子爽王告不孝，皆棄市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。國除，爲衡山郡。

太史公曰：詩之所謂，『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。』信哉，是●也！淮南、衡山，親爲骨肉，疆土千里，列爲諸侯，不務遵蕃臣職，以承輔天子，而專挾邪僻之計，謀爲畔逆，仍父子再亡國，各不終其身，爲天下笑。此非獨王過也，亦其俗薄，臣下漸靡使然也。夫荆楚僄勇輕悍，好作亂，乃自古記之矣！

●『是』下脫『言』字。

淮南衡山列傳

(史記一一八，列傳五八)

二〇

册三，頁六三六

循吏列傳

——史記一一九，列傳五九——

太史公曰：法令所以導民也；刑罰所以禁姦也。文武不備，良民懼然身修者，官未曾亂也。奉職循理，亦可以為治，何必威嚴哉？

* * * * *

孫叔敖

孫叔敖者，楚之處士也；虞丘相，進之於楚莊王，以自代也。三月為楚相，施教導民，上下和合，世俗盛美，政緩禁止，吏無姦邪，盜賊不起，秋冬則勸民山採，春夏以水，各得其所便，民皆樂其生。

莊王以為幣輕，更以小為大，百姓不便，皆去其業。市令言之相曰：『市亂，民莫安其處，次行不定。』相曰：『如此幾何頃乎？』市令曰：『三月頃。』相曰：『罷，吾今令之復矣。』後五日朝，相言之王曰：『前日更幣以為輕，今市令來言曰：『市亂，民莫安其處，』

次行之不定。」臣請遂令復如故。」王許之，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。

楚民俗好庫車，王以為庫車不便馬，欲下令使高之，相曰：「令數下，民不知所從，不可。王必欲高車，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。乘車者皆君子，君子不能數下車。」王許之。居半歲，民悉自高其車。此不教而民從其化；近者視而效之，遠者四面望而法之。故三得相而不喜，知其材自得之也；三去相而不悔，知非己之罪也。

* * * * *

子產

子產者，鄭之列大夫也。鄭昭君之時，以所愛徐摯為相，國亂，上下不親，父子不和。

大宮子期言之君，以子產為相。為相一年，豎子不戲狎，斑白不提挈，僮子不犁畔。二年，市不豫賈。三年，門不夜關，道不拾遺。四年，田器不歸。五年，士無尺籍，喪期不令而治。治鄭二十六年而死。丁壯號哭，老人兒啼，曰：「子產去我死乎！民將安歸？」

* * * * *

公儀休

公儀休者，魯博士也，以高弟為魯相。奉法循理，無所變更，百官自正。使食祿者不

得與下民爭利；受大者不得取小。

客有遺相魚者，相不受，客曰：「聞君嗜魚，遺君魚，何故不受也？」相曰：「以嗜魚，故不受也。今爲相，能自給魚；今受魚而免，誰復給我魚者？」吾故不受也。」

食茹而美，拔其園葵而棄之。見其家織布好，而疾出其家婦，燔其機，云欲令農士，工女安所讎其貨乎？

石奢

石奢者，楚昭王相也，堅直廉正，無所阿避。行縣，道有殺人者，相追之，乃其父也。縱其父而還自繫焉。使人言之王曰：「殺人者，臣之父也。夫以父立政，不孝也；廢法縱罪，非忠也；臣罪當死。」王曰：「追而不及，不當伏罪，子其治事矣。」石奢曰：「不私其父，非孝子也；不奉主法，非忠臣也；王赦其罪，上惠也；伏誅而死，臣職也。」遂不受令，自刎而死。

* * * * *

* * * * *

李離

李離者，晉文公之理也。過聽殺人，自拘當死。文公曰：『官有貴賤，罰有輕重；下吏有過，非子之罪也。』李離曰：『臣居官爲長，不與吏讓位；受祿爲多，不與下分利；今過聽殺人，傳其罪下吏，非所聞也。』辭不受命。文公曰：『子則自以爲有罪，寡人亦有罪邪？』李離曰：『理有法，失刑則刑，失死則死。公以臣能聽微決疑，故使爲理。今過聽殺人，罪當死。』遂不受命，伏劍而死。

太史公曰：孫叔敖出一言，郢市復；子產病死，鄭民號哭；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；石奢縱父而死，楚昭名立；李離過殺而伏劍，晉文以正國法。

汲黯列傳

——史記一二〇，列傳六〇——

汲黯

汲黯字長孺，濮陽人也。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；至黯七世，世爲卿大夫。黯以父任

孝景時爲太子洗馬，以莊見憚。

孝景帝崩，太子即位，黯爲謁者。東越相攻，上使黯往視之。不至，至吳而還報曰，「

越人相攻，固其俗然，不足以辱天子之使。」河內失火，延燒千餘家，上使黯往視之，還報

曰，「家人失火，屋比延燒，不足憂也。臣過河南，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，或父子相食。

臣謹以便宜，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。臣請歸節，伏矯制之罪。」上賢而釋之，遷爲

滎陽令。

黯恥爲令，病歸田里。上聞，乃召拜爲中大夫。以數切諫，不得久留內，遷爲東海太守。

黯學黃老之言，治官理民，好清靜，擇丞史而任之。其治，責大指而已，不苛小。黯多

病，臥閨閣內不出，歲餘，東海大治，稱之。上聞，召以爲主爵都尉，列於九卿；治務在無爲而

已，弘大體，不拘文法。

黯爲人性倨，少禮，面折，不能容人之過。合己者善待之，不合己者不能忍見，士亦以此不附焉。然好學，游俠，任氣節，內行脩絮，好直諫，數犯主之顏色，常慕傅柏、袁盎之爲人也。善灌夫、鄭當時及宗正劉棄。亦以數直諫，不得久居位。當是時，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，中二千石來拜謁，蚡不爲禮；然黯見蚡未嘗拜，常揖之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，上曰：「吾欲云云。」黯對曰：「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？」上默然，怒，變色而罷朝，公卿皆爲黯懼。上退，謂左右曰：「甚矣汲黯之戇也！」羣臣或數黯，黯曰：「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，寧令從諛承意，陷主於不義乎？且已在其位，縱愛身，奈辱朝廷何！」黯多病，病且滿三月，上常賜告者數，終不愈。最後病，莊助爲請告，上曰：「汲黯何如人哉？」助曰：「使黯任職居官，無以踰人；然至其輔少主，守城深堅，招之不來，麾之不去，雖自謂賁育，亦不能奪之矣。」上曰：「然。古有社稷之臣，至如黯，近之矣。」大將軍青侍中，上踞廁而視之。丞相弘燕見，上或時不冠。至如黯見，上不冠不見也。上嘗坐武帳中，黯前奏事，上不冠，望見黯，避帳中，使人可其奏。其見敬禮如此。

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，黯數質責湯於上前，曰：「公爲正卿，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，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；安國富民，使囹圄空虛，二者無一焉。非苦就行，放析就功，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？」公以此無種矣！黯時與湯論議，湯辯常在文深小苛，黯伉厲守高，不能屈，忿發罵曰：「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，果然！必湯也，令天下重足而立，側目而視矣！」

是時漢方征匈奴，招懷四夷，黯務少事，●上間，常言與胡和親，無起兵。上方向儒術，尊公孫弘，及事益多，吏民巧弄，上分別文法，湯等數奏決讞以幸。而黯常毀儒，面觸弘等，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，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，陷人於罪，使不得反其真，以勝爲功。上愈益貴弘，●弘、湯深心疾黯，唯天子亦不說也，欲誅之以事。弘爲丞相，乃言上曰：「右內史界部中，多貴人宗室，難治，非素重臣不能任，請徙黯爲右內史。」爲右內史數歲，官事不廢。

大將軍青既益尊，姊爲皇后，然黯與亢禮。人或說黯曰：「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，

●『事』下脫『乘』字。

●『弘』下脫『湯』字。

大將軍尊重，益貴，君不可以不拜。」黯曰：「夫以大將軍有揖客，反不重邪？」大將軍聞，愈賢黯，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，遇黯過於平生。

淮南王謀反，憚黯曰：「好直諫，守節死義，難惑以非；至如說丞相弘，如發蒙振落耳。」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，黯之言益不用。始黯列爲九卿，而公孫弘、張湯爲小吏；及弘、湯稍益貴，與黯同位，黯又非毀弘、湯等。已而弘至丞相，封爲侯；湯至御史大夫，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，或尊用過之。黯褊心，不能無少望，見上，前言曰：「陛下用羣臣，如積薪耳，後來者居上。」上默然。有問黯罷，上曰：「人果不可以無學，觀黯之言也，日益甚。」

居無何，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，漢發車二萬乘。縣官無錢，從民贖馬；民或匿馬，馬不具，上怒，欲斬長安令，黯曰：「長安令無罪！獨斬黯，民乃肯出馬。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，漢徐以縣次傳之，何至令天下騷動，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？」上默然。

及渾邪至，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。黯請問，見高門曰：「夫匈奴攻當路塞，絕和親，中國興兵誅之，死傷者不可勝計，而費以巨萬百數。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，皆以爲奴婢，以賜從軍死事者家；所鹵獲，因子之，以謝天下之苦，塞百姓之心。今縱不能，渾邪

率數萬之衆來降，虛府庫賞賜，發良民侍養，譬若奉驕子；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，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，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。臣竊爲陛下不取也！上默然不許，曰：「吾久不聞汲黯之言，今又復妄發矣。」

後數月，黯坐小法，會赦免官，於是黯隱於田園。

居數年，會更五銖錢，民多盜鑄錢，楚地尤甚。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，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。黯伏謝不受印，詔數彊予，然後奉詔。詔召見黯，黯爲上泣，曰：「臣自以爲填溝壑，不復見陛下，不意陛下復收用之！臣常有狗馬病，力不能任郡事，臣願爲中郎，出入禁闈，補過拾遺，臣之願也。」上曰：「君薄淮陽邪？吾今召君矣。」顧淮陽吏民不相得，吾徒得君之重，臥而治之。」黯旣辭行，過大行李息，曰：「黯棄居郡，不得與朝廷議也。然御史大夫張湯，智足以拒諫，詐足以飾非，務巧佞之語，辯數之辭，非肯正爲天下言，專阿主意；主意所不欲，因而毀之；主意所欲，因而譽之。好興事，舞文法，內懷詐以御主心，外挾賊吏以爲威重。公列九卿，不早言之，公與之俱受其僇矣！」息畏湯，終不敢言。

黯居郡如故治，淮陽政清。後張湯果敗。上聞黯與息言，抵息罪，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，七歲而卒。

卒後，上以黯故，官其弟汲仁至九卿；子汲偃至諸侯相。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。安文深巧善宦，官四至九卿，以河南太守卒。昆弟以安故，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。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，信任宏，宏亦再至九卿。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，出其下。

鄭當時

鄭當時者，字莊，陳人也。其先鄭君，嘗為項籍將，籍死，已而屬漢。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『籍』，鄭君獨不奉詔。詔盡拜名『籍』者為大夫，而逐鄭君。鄭君死，孝文時。

鄭莊以任俠自喜，脫張羽於危，聲聞梁楚之間。孝景時為太子舍人，每五日洗沐，常置驛馬長安諸郊，存諸故人，請謝賓客，夜以繼日，至其明旦，常恐不徧。

莊好黃老之言，其慕長者如恐不見。年少官薄，然其游知交，皆其大父行，天下有名。

之士也。

武帝立，莊稍遷爲魯中尉，濟南太守，江都相，至九卿，爲右內史。以武安侯、魏其時議，貶秩爲詹事，遷爲大農令。

莊爲太史，誠門下，客至，無貴賤無留門者。執賓主之禮，以其貴下人。

莊廉，又不治其產業，仰奉賜以給諸公。然其餽遺人，不過算器食。每朝，候上之間，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。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，誠有味。其言之也，常引以爲賢於己。未嘗名吏。與官屬言，若恐傷之。聞人之善言，進之上，唯恐後。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。

鄭莊使視決河，自請治行五日。上曰：『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，請治行者何也？』然鄭莊在朝，常趨和承意，不敢甚引當否。及晚節，漢征匈奴，招四夷，天下費多，財用益匱，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儻人，多逋負，司馬安爲淮陽太守，發其事，莊以此陷罪，贖爲庶人。頃之，守長史。上以爲老，以莊爲汝南太守。數歲，以官卒。

鄭莊、汲黯始列爲九卿，廉內行脩絜，此兩人中廢家貧，賓客益落。及居郡卒後，家無餘貲財。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。

太史公曰：夫以汲、鄭之賢，有勢則賓客十倍，無勢則否，況衆人乎？下邳翟公有言：始翟公爲廷尉，賓客闐門；及廢，門外可設雀羅。翟公復爲廷尉，賓客欲往，翟公乃大署其門曰：『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；一貧一富，乃知交態；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！』汲、鄭亦云。悲夫！

儒林列傳

——史記一二一，列傳六一——

太史公曰：余讀功令，至於廣厲學官之路，未嘗不廢書而歎也。曰：嗟乎！夫周室衰

而關雎作；幽厲微而禮樂壞；諸侯恣行，政由疆國。故孔子闕王路廢而邪道興，於是論次

詩、書，修起禮樂。適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；自衛返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世以混

濁莫能用，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。曰：『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矣！』西狩獲麟，

曰：『吾道窮矣！』故因史記作春秋，以當王法。其辭微而指博，後世學者多錄焉。

自孔子卒後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：大者為師傅、卿相；小者友教士大夫；或隱而不見。

故子路居衛；子張居陳；澹臺子羽居楚；子夏居西河；子貢終於齊。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吳起、

禽滑釐之屬，皆受業於子夏之倫，為王者師。

是時獨魏文侯好學。後陵遲以至于始皇，天下並爭於戰國，儒術既絀焉。然齊、魯

之門，學者獨不廢也。

於威、宣之際，孟子、荀卿之列，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，以學顯於當世。

及至秦之季世，焚詩書，坑術士，六藝從此缺焉。

陳涉之王也，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，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，卒與涉俱死。陳涉起匹夫，驅瓦合適戍，旬月以王楚；不滿半歲竟滅亡。其事至微淺，然而縉紳先生之徒，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，何也？以秦焚其業，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。

及高皇帝誅項籍，舉兵圍魯，魯中諸儒尙講誦，習禮樂，絃歌之音不絕，豈非聖人之遺化，好禮樂之國哉！故孔子在陳曰：『歸與！歸與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』夫齊、魯之間於文學，自古以來其天性也。故漢興，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，講習大射、鄉飲之禮。叔孫通作漢禮儀，因爲太常；諸生弟子共定者，咸爲選首。於是喟然歎興於學。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，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。

孝惠、呂后時，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。孝文時頗徵用；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。及至孝景，不任儒者，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，故諸博士具官待問，未有進者。

及今上即位，趙綰、王臧之屬明儒學，而上亦鄉之，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。自是之後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，於齊則轅固生，於燕則韓太傅。言尙書，自濟南伏生。言禮，自

魯高堂生。言易自菑川田生。言春秋於齊魯，自胡毋生於趙，自董仲舒。

及竇太后崩，武安侯田蚡為丞相，絀黃老，刑名，百家之言，延文學儒者數百人；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，封以平津侯。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。

公孫弘上書請興文學

公孫弘為學官，悼道之鬱滯，乃請曰：「丞相、御史言制曰：『蓋聞導民以禮，風之以樂。婚姻者，居室之大倫也。』今禮廢樂崩，朕甚愍焉！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，咸登諸朝，

其令禮官學勸講議，洽聞興禮，以為天下先。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，以廣賢材焉。一 謹與太常臧、博士平等議曰：聞三代之道，鄉里有教，——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。——其勸善也，顯之朝廷；其懲惡也，加之刑罰。故教化之行也，建首善自京師始，由內及外。

今陛下昭至德，開大明，配天地，本人倫，勸學修禮，崇化厲賢，以風四方，太平之原也。古者政教未洽，不備其禮，請因舊官而興焉。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，復其身。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，儀狀端正者，補博士弟子。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，敬長上，肅政教，順鄉里，出入不悖所聞者，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；二千石謹察可者，當與計偕詣太常，得受業如弟子。一歲皆輒試，能通一藝以上，補文學掌故缺；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，太常籍奏；即有秀才異

等，輒以名聞；其不事學若下材，及不能通一藝，輒罷之。而請諸不稱者罰。臣謹案，詔書律令下者，明天人分際，通古今之義，文章爾雅，訓辭深厚，恩施甚美，小吏淺聞，不能究宣，無以明布諭下，治禮次治掌故，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。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，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，補左右內史，大行卒史，比百石已下，補郡太守卒史，皆各二人，邊郡一人。先用誦多者；若不足，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，文學掌故補郡屬，備員。請著功令。佗如律令。』 制曰：『可。』 自此以來，則公卿大夫士吏，斌斌多文學之士矣。

* * * * *

申公詩

申公者，魯人也。高祖過魯，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。呂太后時，申公游學長安，與劉郢同師。已而郢為楚王，令申公傳其太子戊。戊不好學，疾申公。及王郢卒，戊立為楚王，胥靡申公，申公恥之，歸魯，退居家教，終身不出門。復謝絕賓客，獨王命召之乃往。

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，百餘人。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，無傳疑，疑者則闕不傳。蘭陵王臧既受詩，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，免去。今上初即位，臧迺上書宿衛上，累

遷，一歲中爲郎中令。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，綰爲御史大夫。綰、臧請天子，欲立明堂以朝諸侯，不能就其事，乃言師申公。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，安車駟馬，迎申公，弟子二人乘軺傳從。至，見天子，天子問治亂之事。申公時已八十餘，老，對曰：「爲治者不至多言，顧力行何如耳。」是時天子方好文詞，見申公對，默然，然已招致，則以爲太中大夫，舍魯邸，議明堂事。

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，不說儒術，得趙綰、王臧之過以讓上，上因廢明堂事，盡下趙綰、王臧吏，後皆自殺。申公亦疾免以歸。數年卒。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：孔安國至臨淮太守；周霸至膠西內史；夏寬至城陽內史；馮魯賜至東海太守；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；徐偃爲膠西中尉；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。其治官民，皆有廉節，稱其好學。學官弟子行雖不備，而至於大夫、郎中、掌故以百數。言詩雖殊，多本於申公。

清河王太傅韓固生者，齊人也，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。與黃生爭論景帝前，黃生日：「湯武非受命，乃弑也。」韓固生曰：「不然！夫桀、紂虐亂，天下之心皆歸湯武，湯武與

●『至』，應作『在』。

天下之心而誅桀、紂，桀、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、武，湯、武不得已而立，非受命爲何？
黃生曰：『冠雖敝，必加於首；履雖新，必關於足。何者？上下之分也。今桀、紂雖失道，然君上也；湯、武雖聖，臣下也。夫主有失行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，反因過而誅之，代立踐南面，非弑而何也？』
轅固生曰：『必若所云，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，非邪？』於是景帝曰：『食肉不食馬肝，不爲不知味；言學者無言湯、武受命，不爲愚。』遂罷。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、放殺者。

竇太后好老子書，召轅固生問老子書，固曰：『此是家人言耳。』太后怒曰：『安得司空城旦書乎！』乃使固入圈刺豕。景帝知太后怒，而固直言無罪，乃假固利兵，下圈刺豕，正中其心，一刺，豕應手而倒。太后默然，無以復罪，罷之。

居頃之，景帝以固爲廉直，拜爲清河王太傅。久之，病免。

今上初即位，復以賢良徵固，諸諛儒多疾毀固曰：『固老。』罷歸之。——時固已九十餘矣。——固之徵也，薛人公孫弘亦徵，側目而視固。固曰：『公孫子，務正學以言，無曲學以阿世！』

自是之後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。諸齊人以詩顯貴，皆固之弟子也。

韓生

韓生者，燕人也。孝文帝時為博士，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。韓生推詩之意，而為內外傳數萬言，其語頗與齊魯間殊，然其歸一也。淮南賁生受之。自是之後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。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。

伏生書

伏生者，濟南人也，故為秦博士。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，天下無有，乃聞伏生能治，欲召之，是時伏生年九十餘，老不能行，於是乃詔太常，使掌故朝錯往受之。秦時焚書，伏生壁藏之。其後兵大起，流亡，漢定，伏生求其書，亡數十篇，獨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于齊魯之間。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，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。

歐陽生
張生
兒寬

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，教千乘兒寬。兒寬既通尚書，以文學應郡舉，詣博士受業，受業孔安國。兒寬貧無資用，常為弟子都養，及時時間行傭賃，以給衣食。行常帶經，止息則誦習之。以試第次，補廷尉史。是時張湯方鄉學，以為奏讞掾，以古法議決疑大獄，而愛幸寬。寬為人溫良，有廉智自持，而善著書書奏。敏於文，口不能發明也。

湯以為長者，數稱譽之。及湯為御史大夫，以兒寬為掾，薦之天子。天子見，問說之。張湯死後六年，兒寬位至御史大夫。九年而以官卒。

寬在三公位，以和良承意，從容得久，然無有所匡諫於官，官屬易之，不為盡力。

張生亦為博士。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，不能明也。

自此之後，魯周霸、孔安國、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。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，因以起其家，逸書得十餘篇，蓋尚書滋多於是矣。

* * * * *

高堂生禮
徐生

孔安國周霸
賈嘉

諸學者多言禮，而魯高堂生最本。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。及至秦焚書，書散

亡益多，於今獨有士禮，高堂生能言之。而魯徐生善為容。孝文帝時，徐生以容為禮官

大夫，傳子至孫徐延、徐襄。襄其天姿善為容，不能通禮經；延頗能，未善也。襄以容為漢

禮官大夫，至廣陵內史。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、桓生、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，而瑕丘

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。是後能言禮為容者，由徐氏焉。

* * * * *

自魯商瞿受易孔子，孔子卒，商瞿傳易，六世至齊人田何，——字子莊，——而漢興。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；子仲傳菑川人楊何。何以易元光元年徵，官至中大夫。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。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。魯人周霸，莒人衡胡，臨菑人主父偃，皆以易至二千石。然要言易者，本於楊何之家。

董仲舒，廣川人也，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。下帷講誦，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，或莫見其面。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，其精如此。進退容止，非禮不行，學士皆師尊之。今上即位，爲江都相，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，其止雨反是。行之一國，未嘗不得所欲。中廢爲中大夫，居舍，著災異之記。是時遼東高廟災，主父偃疾之，取其書奏之天子。天子召諸生，示其書，有刺譏。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，以爲下愚。於是下董仲舒吏，當死，詔赦之。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。

董仲舒爲人廉直；是時方外攘四夷，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，而弘希世用事，位至